

年

卷

期

1

8

第

第

社會主義月刊

——刊月會社與族民名又——

登記證：內政部警政司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一卷第八期

目 要

「世界大勢所趨」——法西斯蒂…………… S

法西斯蒂與三民主義…………… 徐 淵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S W

暴力論…………… 康 莊

九一八事變的前夜…………… 盛 凌

牛欄屋裏的集會（小說）…………… 周 毓英

決鬥（小說）…………… 瑞典斯普林堡著
查理斯·斯理譯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一日 上海社會主義月刊社出版

社 會 主 義 月 刊

第一卷第五期 目 要

今後的政治路線……明
 革命與文化問題……S
 世界和平綱領……明
 德國法西斯運動……明
 馬克斯的生平學說及其批判……王
 希特拉傳……白
 募捐(小說)……揚
 父親的話(小說)……周
 周毓英 帆 樺 沉 庵 平 W 庵

第一卷第六期 目 要

如何把握目前復興……明
 運動的勝利……導
 世界和平綱領(元)……明
 法西斯的技術……S
 我們需要領袖……梅
 中國法西斯的前途……徐
 剩餘價值論……周
 暗河(小說)……呂
 老板(小說)……周
 周毓英 雨 文 淵 麗 W 平 庵

第一卷第七期 目 要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S
 法西斯蒂與中國出路……陳
 法西斯蒂革命的步驟……丘
 民族文化論……詠
 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冠
 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陳
 夥計們(小說)……周
 決鬥(小說)……查
 周毓英 毓 英 理 斯 譯

本 刊 代 銷 章 程

- 一、代銷係指外埠寄售者而言，對於預定手續不能適用。
- 二、無論書店、學校、團體、商店，以及私人，欲代銷本刊者，皆所歡迎。
- 三、承代銷者，於本刊每期出版前十日，將本期預銷數目先行函知本社事務處，俾便出版時檢寄。
- 四、如每期預銷數不敷推銷時，隨時通知本社，以便續寄。
- 五、承代銷者，每期本刊收到後，當應負保管及努力推銷之義務。其污損者，概由代銷者負責。
- 六、本社酬勞代銷者辦法，以代銷數目為比例，予以下列之利益：
 - 1 每期銷一冊以上至五十冊者，均照定價七扣。
 - 2 每期銷五十冊以上至壹百冊者，均照定價六五扣。
 - 3 每期銷壹百冊以上者，照定價六扣。
 - 4 每期銷至五百冊以上者，另議。
- 七、書款每月結算一次，郵票十足代現。
- 八、書餘之書，須於出版後二個月內退還。
- 九、私人承代銷者，須先繳納書價二分之一，即行寄發。但仍須遵守本章程第七項辦法。
- 十、發書寄費由本社負擔，退書由代售者負擔。

社會主義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

目次

頁數

「世界大勢所趨」——法西斯蒂…………… S W (一)

法西斯蒂與三民主義…………… 徐淵 (七)

一 究竟誰是投機？誰是滑稽？

二 法西斯蒂運動在中國的需要

三 三民主義並未失却它的時代性

四 法西斯蒂與三民主義是不可分離的一體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S W (二)

小引

(C12)

次

一 法西斯蒂的本質

二 法西斯蒂產生的歷史

三 社會的前進與後退——法西斯蒂的革命性

四 法西斯蒂勝利的特徵

五 中國的前途——法西斯蒂

暴力論

..... 康 莊 (三九)

九一八事變的前夜

..... 盛 凌 (四五)

牛欄屋裏的集會 (小說)

..... 周毓英 (六二)

決鬥 (小說)

..... 瑞典斯特林堡著
查理斯 斯譯 (七六)

編後

..... 毓 英 (八八)

「世界大勢所趨」——法西斯蒂

S
W

未來的世界，究竟將歸向於那一方面，法西斯蒂呢？布爾什維克呢？抑是那些灰色綠色的主張呢？也許有人會感覺到這是一個謎，未來的事情，誰都沒有能力預測啊！不過我們可以相信，大戰後二十年的世界，又回復到了市場蕭條，生產衰落，失業充斥的狀態，社會秩序混亂不堪，這樣的世界如沒有一個大變革，這個世界是不能生存了，在這個世界大變革的過程中，一切灰色綠色的社會思想都只能分發出若干頹廢和麻醉的酵母，絕不能有絲毫革命的作用。其中比較有奮鬥精神，而能夠推動革命的成功，就只有兩種思想：第一是法西斯蒂，第二是布爾什維克。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本·是·兩·個·組·織·上·的·名·詞，並不是思想上的名詞，如在思想上去探求，那末可以說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基礎是共產主義，法西斯蒂的思想基礎是協力主義。提到布爾什維克的時候不能和共產主義分開，提到法西斯蒂的時候也不能和協力主義分開，不過在革命的實際上工作上講，思想往往被事實所決定，一

個思想不能單獨代表一個運動，一個運動也不能單獨代表一個思想，共產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隨着事實的需要還包含着別的成分，協力主義的法西斯蒂自然也隨着事實的需要而包含着其他的成分。譬如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如不是列寧毅力主持改行新經濟政策，將共產主義脫胎換骨，以共產主義的組織而努力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作，也許共產主義至今還只是一個烏託邦的空想，蘇俄十月革命不過是一個時間較長的『曇花一現』而已。

本來，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同是一個社會主義思想下的產物，不過布爾什維克表現得左傾一點，而法西斯蒂是表現得右傾一點。但我們如注意着現實不去夢求空想，那末右傾固無妨於革命，盲目的左傾却反而常常會斷送革命，所以人們說法西斯蒂是布爾什維克的右傾，布爾什維克是法西斯蒂的左傾，這話是真理，同時也是事實。

左傾是好的，但盲目的左傾並不能與革命以助力，胡亂的無產階級的暴動，一次一次都是造成革命的大損失，一次一次都是從根本上取消了革命的力量，這種左傾，究竟是什麼用呢？人們說法西斯蒂右傾，這種右傾我們絕不引以為恥，因為在目前的社會，那些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保守者纔真是右傾，而法西斯蒂正要和這許多保守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互相對抗，拚死奮鬥啊！

意大利的強盛，德意志的復興，日本小國奮然與國際聯盟對抗，與美俄對抗，這都表示着現代民族精神的活躍與法西斯蒂勢力的暴漲，將整個的吞食這世界，可是那些馬克斯主義的幻想者，祇是

固執着自己的空想，一味的咀咒法西斯蒂，好像這個新興的法西斯蒂的勢力是可以被空口的譏罵而消滅，被惡毒的咀咒而死亡的。迂腐的愛因斯坦固藉着在科學界的地位，自示勇敢的不惜與法西斯蒂爲敵，就是在中國，却也有不少的空頭學者，他們要自示左傾，他們又要自鳴高貴，於是也對法西斯蒂無理的加以誣蔑，加以曲解。不過這些侏儒究竟太卑怯了，他們想反對，但他們却又不敢提出顯明的主張。在中國學術界佔有相當歷史的東方雜誌自從胡愈之一度參加害上了左傾幼稚病以後，差不多每期都要登上若干誣蔑法西斯蒂或咀咒法西斯蒂的文章，這些誣蔑和咀咒的文章，我們不願說他們有怎樣的預定計畫和深遠陰謀，但總已充分的表示出東方雜誌的墮落和中國的空頭學者藉「左傾」以提高其學者地位的卑劣心理了。

胡愈之現在雖已退出了東方雜誌而與另一個更卑污的保守主義的反法西斯蒂集團打通了交道，但他右手雖爲由買辦官僚痞棍中鑽出來的資本家作奧援，左手却還代表着一般空頭學者的思想。胡先生在六月號中學生雜誌上發表的世界大勢所趨，正就是代表着這左與右的兩種幻想。中國那些左傾的空頭學者固無時無刻不在空喊社會主義，幻想共產主義，就連那些沒落而接近思想界的資本家或資本家的走狗如史量才黃炎培陳彬蘇一流人物也未嘗不幻想社會主義，未嘗不標榜蘇俄。總之，不論左傾份子或右傾份子，他們一例都愛以「進步」來裝裝幌子，騙取地位。實際上，他們何嘗想實現什麼主義，參加什麼行動呢。不過因爲協力主義組織主義的法西斯蒂是要極力排擊個

人主義的，於是一切左傾的和右傾的人物，都同爲法西斯蒂的敵人了。

世界大勢所趨是做着中學生雜誌的卷頭言，胡先生在這裏的文章一方面是代表着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去訓示一般中學生，另一方面便代表了頑固的空想家的態度，空空洞洞的亂談着世界如何，趨勢如何，把現實問題躲避得很遠很遠了。胡先生從「古聖先王之道」說起，其後再「遠兜遠轉」從「女學生穿長袍，男學生學跳舞」、「宋學」、「漢學」、「古文」、「今文」而後再說到所謂「世界大勢」、「國際潮流」，以滑頭的筆調說：「例如有人以革命與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爲「世界大勢」，但也有人以反革命的法西斯主義爲「世界大勢」……「此外世界大勢是動的而不是靜的，是整個互相牽連的，而不是局部的。例如有因了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狂潮，便以爲法西斯主義是「世界大勢所趨」，中國也不能不依樣葫蘆。却不知道法西斯主義是革命高潮所引起的反動現象，從法西斯運動所反映的，反是革命勢力的強大。」

在胡愈之先生們的思想，他們看見資本主義世界有這樣多的矛盾，共產主義的蘇俄却正在繁榮之中，新興的法西斯蒂的理論還是那樣的殘缺不完，具有近百年歷史的共產主義却有着那樣似乎豐富的理論，他便深信世界一定要走向共產主義，或走向社會民主主義——尤其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適合於胡愈之先生們的胃口。殊不知社會的變革，決不像唯物主義者的觀察那樣簡單，資本主義的矛盾雖多到不堪自存，但共產主義也決不能在自然中生長而得到成功，共產主義的宣傳雖然

普遍。理論雖然豐富，但事實與空談是絕然兩事，空談雖多，也無補於事實。法西斯蒂雖沒有那樣普遍的宣傳，沒有那樣豐富的理論，法西斯蒂却能以力去改變社會，以行動去改變社會。所以共產主義鼓吹宣傳了將近一百年，終是失敗多而成功少，無產階級的罷工暴動，一次一次都是上了漂亮的空談家的大當，可憐成千成萬的無知受騙的工人都被犧牲了，流血了。法西斯蒂出世不滿三十年，理論的建立既還不完全，宣傳也當然不能像共產主義那樣的普遍，可是法西斯蒂的成功却一日千里，統治了意大利，又統治了德意志，統治東歐的許多小國，現在則連美洲亞洲的許多國家也已有被法西斯蒂統治的形勢，法西斯蒂現在顯然已經成爲整個世界的潮流了。如我們不是爲法西斯蒂作固意誇大的說話，我們相信共產主義事實上已沒有和法西斯主義相比擬的能力了。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本同是從資本主義的歷史中產生出來的，其產生的歷史雖然相同，在其主觀的立場上却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點，即是共產主義是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而產生的一種過激的空想，而法西斯主義却是消滅資本主義矛盾的現實的方法。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法西斯主義主張階級協力；共產主義本着唯物史觀的見地，過於迷信自然，誤認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法西斯主義却不像共產主義那樣的抱着機械觀念，而以人類的協力爲社會進化的動力，人類能互相維持協力的關係，社會便能進化。人類如不能維持協力關係，社會便不能進化。譬如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開始何嘗不是以能夠維持協力的關係而代替了封建制度；不過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

他的本身又出現了矛盾，經濟恐慌的出現，市場縮小，生產降低，失業增加，人類已不是互相協力的社會，而是互相爭殺的社會，這裏的社會自然要發生革命的現象了。革命老實就是將互相爭殺的社會改變為互相協力的社會，絕不是像共產主義者那樣的機械觀念，革命要殺掉了一部分人，然後另一部分人纔能生存。所以法西斯蒂的革命，沒有階級，只有正義，國家，民族；法西斯蒂先要求得全體的生存，然後纔能求得個人的生存。一切個人的存在，都是爲了社會，爲了國家，爲了民族，否則社會破毀了，國家滅亡了，民族分解了，個人的存在便絲毫沒有價值。馬克斯主義者口口聲聲要打倒資產階級，高呼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請問沒有祖國，並且機械地打倒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又怎樣能夠存在呢？

未來的世界，毫無問題的將爲法西斯蒂所統治。從現實方面講，法西斯蒂勢力的膨脹已達於全世界，而布爾什維克到現在仍只是一個孤立的蘇俄；在理論方面講，階級鬥爭決不能使社會進化，而階級協力纔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不論胡愈之先生們要怎樣的抹煞事實，怎樣的曲解理論，歷史總不能像漂亮的煽動詞句那樣，可以隨着胡先生的生花妙筆自由地跳動飛躍啊！

法西斯蒂與三民主義

徐淵

——可以算辯白，也可以算答覆——

一 究竟誰是投機？誰是滑稽？

中國人大多數喜歡投機，是事實。但總料不到喜歡投機的人也會「推己及人」講起「忠恕之道」來！自己投慣了機，昏昏糊糊看了看人家的理論或主張也就都以爲是投機了——這是種新發見，而我就碰到過這新發見。

前次在中國法西斯蒂的前途一文裏，我曾主張「用法西斯蒂的精神來担負推行三民主義的責任。」却不料許多朋友們看了，有的斥爲「投機」有的笑爲「滑稽」有的更公然說：「你提倡法西斯蒂就提倡好啦，又何必不倫不類捧起使人討厭的三民主義來呢？」我所能夠從直接或間接所聽到的如此，其餘抱着同樣錯誤的觀念而不爲我所聽到的人我想一定還有很多吧。

老實說，我們是既不「投機」也不「滑稽」同時「不倫不類」的帽子也戴不到我們頭上來的。而在我們看來，「投機」「滑稽」「不倫不類」的倒是說「投機」「滑稽」「不倫不類」

的。話。的。人。的。本。身。——因。為。他。們。的。話。全。沒。有。理。論。的。根。據。的。緣。故。

在「再革命」的推進中，這是一個極有討論價值也極有嚴重性的問題。個人以為，要闡明這主張，決非三言兩語或意氣之爭所能了事，必須把握着客觀的真理，平心靜氣把法西斯蒂和三民主義的內容探討一番，然後才有深切的認識與正確的答案，然後才不會說出全沒有理論根據的可笑的諷刺話。

為要減少一般人的誤解，我毫不猶豫的擔當了這辯白的任務。

二 法西斯蒂運動在中國的需要

我們認為，法西斯蒂運動在中國的客觀條件是成熟了。但在沒有講到客觀條件之前，我們有權括地先說明一下法西斯蒂本質的必要。

1. 法西斯蒂是組織主義

法西斯蒂運動在意大利德意志所以能夠迅捷地成功，我們與其說是由於墨索里尼希特勒諸領袖偉大的魄力，倒還不如說是由於黑衫隊挺進隊組織的嚴密更其來得恰當些。因為組織嚴密的集團等於一架完善的機器，領袖的命令也相彷彿於機器的引擎。引擎一轉動，全部的機構都會發生作用，發生力量。組織嚴密的集團也是這樣：領袖的命令一下，全體的構成員——全體的細胞，也都發生作用，發生力量。具備了這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活潑的

功用的集團，無疑在政治上的勝利是可以預卜的。

2. 法西斯蒂是行動主義

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現狀的國民黨，以及其他一切政黨都是一言多於行的，而法西斯蒂的政黨（名稱不一，如意之捧喝黨，德之國社黨等是）却偏偏具有一行多於言」的特徵，法西斯蒂是言出必行的，除非不言。

在這裡，我們可以拿最近德國和美國的社會狀況相比較。希特勒下令和失業「宣戰」一月間，失業者便減少二百萬人。羅斯福雖則同樣具備着幾項獨裁的條件，但是復興運動開始以來，表現在事實上的，是異常曲折而緩慢：雖則有和平軍六十萬的出動，強森將軍嚴厲的督察與監視，但各業業規還是變端疊出，不易通過。單就失業問題言，三個月中間也僅僅只減少二百萬人。那原因很明顯，因為羅斯福手下沒有希特勒般的行動主義的集團的緣故。

3. 法西斯蒂是唯力主義

墨索里尼希特勒所領導的革命是「無血革命」，一般人這樣說，那是不錯的。但所謂「無血革命」也並不是說能夠一點血也不流，若干次零碎的街頭鬪爭原是無法避免的，所謂「無血革命」祇是說沒有正式的戰爭形式而已。——於此，我們有應該深切注意的一個要點：「無血革命」決不是妥協的革命，和流治者私相授受的騙人的革命，也決不是不需要力量的革命！反之，「無血革命」却需要更大的力，能夠鎮壓一切，懾服一切，超越一切，力假如「無血革命」者而不具備這樣巨大的力，那「無血革命」是決然得不到成功的。

歷史上的戰爭（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革命）都起於兩個相等或相差不過的勢力的激撞，倘然一方具有超越一切的力，而另一方則異常渺小，那真如以石擊卵，卵自然也會知道不濟的。這樣，大流血的戰爭也就無從發生了。而具有超越一切的一方奮然起而秉政，也便是「無血革命」的成功。墨索里尼統率黑衫隊健兒進軍羅馬，未遇絲毫反抗，希特勒指揮挺進隊，霎時控制了德意志，那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絕好的例證。

說法西斯蒂是唯力主義是不錯的，唯有具備了足以鎮壓一切，懾服一切，超越一切，控制一切的力量，才能完成「無血革命」，才能避免人類精力的浪費和慘酷的犧牲！

上面，我祇簡單說明了法西斯蒂的三個基本精神，要說明法西斯蒂在中國的客觀條件當然話不止此。（譬如中國大多數不甘無產化的沒落的小有產者的掙扎已形成了法西斯蒂的主力的問題，無疑也是重要的客觀條件之一，但因為關連到中國法西斯蒂的特殊性，需要詳盡的講解，為便利計，當另撰專文論述，此地暫且不談。）但我們單只就三個基本精神看來，已覺得中國非行法西斯蒂不可了！

中國現在患三個大毛病，而法西斯蒂剛剛有醫這三個大毛病的三味特效藥，一個病人總不會拒絕吃對於自身有益的藥物的，患重症的中國該也不會拒絕吃特效藥的法西斯蒂吧。我現在把藥方解釋如左：

1. 組織主義 中國不是屢次給日本歐美的洋紳士們罵爲「無組織」的國家嗎？誠然，不單是人家罵，我們自己也承認。中國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自然，在這里，我們是需要有一種深刻的看法的。表面上，中國不但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並且還可以說是組織極嚴密的國家哩！上有中央黨部，中央政府，巍巍乎並列的五院，什麼什麼數不清的會，下有省市縣各級黨部，各級政府，都顯得異常有組織；但可悲的是這些組織大都祇有其形而無其實，既不發生組織的作用，也更談不到發揮組織的效能了。

有了組織而不起組織的作用，禍事便來了。山海關失陷，中央明令抵抗，東北軍和熱軍却抗而走，落荒而逃，馴至敵兵深入，逼近平津，弄到求和屈辱而罷。匪共猖獗，中央命令粵桂軍圍剿，粵桂軍陽奉陰違，只守自己的疆界，不取攻勢的進擊，尋至匪共坐大，福州危殆，北路軍前功盡棄。除此以外，實例是多到不勝枚舉，像川戰，像新變，要緊時候都不曾聽命中央，甚至西南政委會在那裏濫發號令，濫發通電，形成一種對峙之局。其餘，就揀小的地方說，則我們沒有看見過那一省的省政府對中央是奉命維謹的。——看到這種情形，我們敢大膽的說，中國決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

但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的現在：一個無組織的國家的存在是顯然不被事實所允許了，然而做亡國奴賤民我們又不甘願，那自然祇有出之於奮鬥的一途。奮鬥的第一步我們應該變「無組織」爲「有組織」，應該毫不遲疑的吃組織主義的法西斯蒂的良藥！

2. 行動主義。中國人一點也不肯奉行「知難行易」那句話，總理替我們定下了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那許多寶貴的綱領，而我們的委員先生却祇會今天一個會，明天一個會，甚至一天到晚要開個十七八次！但結果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爲無數羣衆所詬病。

我們就拿這次五全大會來說。在原則上我們並不反對五全大會的召開（也許開了總比不開好點），但假如這將開的大會仍舊祇替我們留下了一疊沉長的紀錄，而事實上於國家再建運動無絲毫裨益，則我們也以爲還是不開的好；如果沒有救國的力量，也就用不着再裝空場面啦！

總理曾叫我們「坐而言，起而行」，而現在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都有「說幹就幹」的精神。中國的所以糟，對內對外的所以沒有辦法，秉政者行動緩慢，應付不敏捷是主要的病症之一！我們要醫治這毛病，很簡單，祇須馬上接受法西斯蒂的行動主義的精神。

3. 唯力主義。「最後之勝敗惟有訴的實力而已」，那句話是一般不做和平的白日夢的人所一致公認的。而希特勒也說：「真理祇有一個，勝利就是真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要勝利就得憑實力，而勝利也就是真理之所寄。打開天窗說亮話，中國是一點力量都沒有的（不是先天的沒有力量，而是力量還沒有造成），所以當九一八以後，東北失陷，訴之國聯，國聯敷衍，而我們就沒有辦法。一二八和過去不久的華北戰事，也都因爲缺乏力量而祇能在口頭或筆頭高調正義與公理，無遮掩的暴露了弱者的可憐相。

對外是如此，對內呢，更糟糕！匪共猖獗，兜剿了三年還沒有肅清；遍地的土匪，也只見收編，不見消滅；邊陲的長官（這長官是自封的，像新疆的盛世才等）抗命，軟禁宣慰使，也只有好言勸慰，而無裁制之一法！打一句話說，是政府缺乏力量，缺乏一種控制的力量！

要造成一個足以控制一切的萬能政府，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遵行法西斯蒂的唯力主義，要把破殘的國家從泥沼中拯救起來，更非遵行法西斯蒂的唯力主義不可！力！力！除了力以外，可以救這中國的東西是沒有的！

法西斯蒂的基本精神有三個，而在三個裏面，却沒有一個不是目前中國所最急需最切要的特效藥。我們可以斷言，假如中國而不接受吃這三味特效藥，則前途是絕對沒有救的！

三 三民主義並未失却它的時代性

三民主義本來是一種極正確的主義，在中國的現階段也還是一服極有效的良藥；因為三民主義是孫總理參照了歐洲各先進國已經試驗成功的方案，和馬克司列甯諸家學說，然後再斟酌國家環境，社會狀況，才十分鄭重地釐定的。孫總理不立異，不鳴高，所以不會摒絕了諸家學說而另外創造一種空想的行不通的主義；孫總理不盲從，不苟同，所以也沒有把馬克司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某一種主義直抄過來害國家害人民。正相反，馬克司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在實際上倒反

有行不通的毛病，而三民主義却賴了孫總理明澈的眼光把行不通的地方完全剔除了。所以反對三民主義的說三民主義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垃圾堆，而不知三民主義倒正是集各家主義學說的大成的。

但因為中國國民黨施政七年沒有成績，一般人就出對國民黨的不滿進而懷疑起三民主義起來了。誠然，我們不能否認，國民黨和三民主義是無論如何分離不開的，主義祇是書本上的東西，必須要有黨的機關來執行才有活的生命。可是我們不能因執行機關的怠工和努力來歸罪於主義，主義之未被推行祇是黨的負責人的過失，民衆的失望並不足以損傷主義本身的價值。

一般人因為對黨不滿而懷疑主義，亦屬情理之常，不足為異。我們主要的任務倒是要究明三民主義已否失却它的時代性的問題，也就是三民主義在目前究竟適合不合中國革命的需要問題。我們現在先從反對派方面來分析。

反對三民主義的大別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主義派，二是共產黨，三是一部份落後的資產階級。就中國國家主義派可以算是右翼的反對黨，共產黨可以算是左翼的反對黨，（左與右的名目事實是不存在的，此地暫依習慣的說法），而一部份落後的資產階級則可以算是無所謂的中間層。

現在我們先講國家主義派。國家主義派的中堅大都是軍閥政客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弟，他們一方面想在社會上永遠保存着非法佔有的財產和便於壓榨平民的優越的惡勢力，同時也企圖

以本階級作基幹造成一個強盛的國家，以便仿倣帝國主義者伸侵略的魔手於國外。他們嫌三民主義有點赤化，（因國民黨喊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并且孫總理有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話）妨害自身非法的利益，所以反對三民主義。他們又因現在的國民黨並未切實奉行三民主義，對他們的惡勢力也還沒有加以嚴厲的制裁，所以又退一步要求開放黨禁，共商國是。他們又因為和國民黨合作不會成功，更不惜勾結暴日，甘為漢奸，圖謀在華北成立傀儡式的獨立國。我們且撇開國家主義派的醜行不談，單就它的思想主義上檢討，看它有沒有反對三民主義的理由——答案是：「沒有的。」

何則？國家主義派的思想是落伍的，主義是偏狹的，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軍國主義，和現代的政治潮流都格格不相入，（希特勒國際的國家主義與此自也異趣）而顯示着開倒車的姿勢。它在中國所以不能發展，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因為國家主義派的中堅份子大都是軍閥政客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本身或子弟，假使由他們來秉政，則必引起「民變」無疑，同時更替共產黨的活動造成了有利的條件。第二，中國不是一個國力充實的國家，中國是徒有獨立之名而無獨立之實的半殖民地。國家主義派根本沒有脫離帝國主義羈絆的能力，更沒有消滅共產系軍隊的力量，而反對三民主義尤無絲毫理由。中國目前正確的路線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發揮國家絕對的權威，實行分別「權」能」的民權主義，肅清封建殘餘勢力，建立獨裁的萬能政府，信奉民生主義。

解決失業問題，階級協力的成功，便是全社會的安定與繁榮的實現。

其次，我們要講到共產黨。共產黨開始並不反對三民主義，並且從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起，還正式宣告和國民黨合作，企圖共同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的。但自國共分家以後，共產黨便正式揭發和國民黨對立了。

孫總理曾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事實，但那句話並不錯誤。在此，普通人有兩個誤解：一是稍有資產而認識不足的人都以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原物，因之怕談民生主義，也怕聽民生主義，更怕民生主義一旦會實現。二是受過馬克司主義流毒的人都以為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是兩個截然不相同的東西，孫總理那句話祇是滑頭的說法而已。

然而，在我們看來，上面的兩種人都不曾真正了解過民生主義。孫總理那句話的真實意義是如：此為避免釀成人類的大慘劇的「階級鬥爭」的發生，必須先防止資產階級的成長（因為中國現在祇有大貧和小貧，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資產階級）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可以接受的，但它的實施方法（也就是實行手段）却大有問題，為着便於推行起見，不能不採取「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個手段，這樣，未來的人類大慘劇「階級鬥爭」固然無從發生，而現在中國粗具雛形的資本家也已有方法制裁，不愁它再為人類社會之患了。階級的對立，既然已經用和平方法把它消滅，那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也不是已經達到了嗎？所以孫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意思是說：共產主

義，已經包括在民生主義之內，有了民生主義，也就用不到共產主義了。——那句話是正確的。

我們只要辨明了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異同，也就會知道共產黨的反對三民主義是和國家主義派一樣缺乏正當的理由，目前的中共所以一味反對國民黨，以及所謂紅軍不斷的進擾國軍的防地，那祇是新形式的軍閥戰爭而已，赤色軍閥丟開了主義不談而專事擴充地盤，原是中國軍閥傳統的本色，我們是無需乎重視的。

再次，我們要講到一部份落後的資產階級所以要反對三民主義的原因。那很簡單，落後的資產階級因為缺乏現代政治科學的眼光，誤認國民黨施政七年的成績便是三民主義精神的表現，而不知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現在祇有黨治的外燦，真正的主義被實施的不及十之一二。主義之所以不被實施，自然也有着內憂外患許多可以曲諒的原因在，但若據此便公然反對三民主義，則顯然大謬。我們認為：一部份落後的資產階級最聰明也最正當的態度是接受民生主義所規定的一「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個創造新社會的方案，貢獻自身的資力財力輔助國家建設事業的成功，因對黨的誤解而連帶懷疑主義，以及一味聽取反動派的謠言而加以輕信，徒失其黨治之下順民的資格而已。

根據上面的論列，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截至目前為止，三民主義還沒有失却它的時代性；換言之，也就是日前中國無論發生任何式樣的革命，都必須信奉并實行三民主義，才有成功的前途。在這

決定的前提之下，不論國家主義派，共產黨，以及社會民主黨和一部份落後的資產階級等，要想反對或異動，終必自趨於殞落的途徑。——漠視國家環境，不察社會狀況，違反全國人民意志的革命，不能稱之謂革命，是革命的浪費，革命的障礙，革命的反動！每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都負有防止的責任。

大家應該明白，國民黨的統治之未被推翻，並不是單憑幾根檣桿子在支持着，而還擁有一大部份篤信主義，同時對黨也沒有完全絕望的羣衆在！由於大部份的羣衆的擁護，足以證明國民黨還有繼續發展的前途，更足以證明三民主義還沒有失却它的時代性。

四 法西斯蒂與三民主義是不可分離的一體

三民主義猶如是一隻船，而法西斯蒂便是打槳搖櫓的舟子，有船而沒有精強力壯的舟子，（病夫自然不配）則船便不能開，即使勉強能夠開出去，也沒有到達目的地的把握，並且在途中還會有種種的危險。有舟子而沒有船，自然也是一件困難的事。

但在這裏我們却有兩個重要的說明：第一，三民主義並不是一直不會有過舟子，切實點說，也就是三民主義並不是一直不會有過執行機關。三民主義的執行機關是有的，是中國國民黨。然而國民黨在十五年北伐以前，確曾轟轟烈烈，好似一個精強力壯的舟子，追奠都南京，專政七年，毫無成績，主義未及實行，而國家倒幾乎覆亡了。原因自然是極多，但國民黨本身缺乏力量，對內不能控制，對外無

從抵抗，却也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認爲，中國的病源大半就是（幾乎可以說完全是）國民黨的病源。現在是顯然的，國民黨是病入膏肓了，並且有奄奄一息的垂危現象了，但我們終究不忍目睹國民黨的死滅，更不忍目睹三民主義束之高閣，（說不忍也許有語病，實際上是不肯，）永無實行之一日。國民黨的死滅事小，億萬斯民的苦痛無從解脫，却使我們感到極度的惶慮！因之，我們堅決主張垂危的國民黨應該立即注射法西斯蒂的急救針，俾國民黨的生命能夠繼續，三民主義能夠實現，而國家民族也會從此得救！——這是上面所以直說「三民主義猶如是一隻船，而法西斯蒂便是打槳搖櫓的舟子」的話的簡單的理由。

第二，法西斯蒂也並不是一直不會有過船和船上的一切設備，切實點說，也就是法西斯蒂並并不是一直不會有過它所支持的政治團體。法西斯蒂所主持并得到勝利的政治團體像意大利的捧喝黨，德意志的國社黨等都是。再進一步說，假使中國而沒有國民黨，沒有三民主義，法西斯蒂因着客觀條件的成熟，多數人民的需要，也會成長起來，發展起來的。然而法西斯蒂祇有共通的精神，沒有共通的政綱，在意大利是捧喝主義，到德意志便變成稍微有點兩樣的國社主義了。假如我們把意大利的捧喝主義或德意志的國社主義原樣的搬到中國來，則必發生像列寧主義搬到中國來就行不通的同樣的弊病，這其間，是因爲各國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殊性的緣故。

希特勒也相信，「國社黨之精神，必將因各國根據各自之特殊性，加以若干修正而風靡於世界。

「不錯，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是法西斯蒂的時代，但假如某一國要仿做法西斯蒂的制度以自救，則必「根據各自之特殊性，加以若干修正」而後可，法西斯蒂是活的，它不拘泥於一定的原則，它有極強度的伸縮性，中國的法西斯蒂運動，其非意大利德意志的原物而必須加以若干修正，蓋無疑義。

要把意大利的捧喝主義和德意志的國社主義加以若干修正，則必根據中國的特殊性；而孫總理的三民主義，便是根據中國的特殊性而釐定的一種主義。法西斯主義者如果根據中國的特殊性而草擬的一種綱領，其內容將和三民主義無異。主要的理由是因為三民主義還沒有失却它的時代性，在國難叢集的中國，非但不能證明它的本身價值已日益毀墮，反愈加顯示了它的重要性和正確性。三民主義所規定的事項，便是法西斯蒂所亟欲努力的事項！因此，法西斯主義者便應完全接受三民主義的原則，而主張國民黨必須注射法西斯蒂的精神，以謀主義能迅速地實現。同時，國民黨也在內外交攻，沈疴不起的時候，接受法西斯蒂的注射，無論在客觀上或主觀上都是十分必要的。——這就是我上面替法西斯蒂自承為舟子而不另造船的主張的簡單的理由。

把兩個要點說明之後，問題是迎刃而解了。要中國得救，便須實行三民主義，要實行三民主義，尤非採用法西斯蒂的精神不可。所以我說，在中國，法西斯蒂與三民主義是不可分離的一體。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續完)

S
W

小引

- 一 法西斯蒂的本質
- 二 法西斯蒂產生的歷史
- 三 社會的前進與後退——法西斯蒂的革命性
- 四 法西斯蒂勝利的特徵
- 五 中國的前途——法西斯蒂

四 法西斯蒂勝利的特徵

自命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馬克斯主義，掙扎活動了幾乎近一百年，結果還是一無成效，只產生了一個畸形的蘇俄，——產生了一個與馬克斯共產主義相差甚遠的蘇俄。法西斯蒂在人類的歷史中只出現了十餘年，可是就在這短短的十餘年中，她的成功。她的勢力，却已遠遠的超過了共產

主義了。

因為法西斯蒂的無往不利，並且無處不成功，莫索里尼統一意大利在前，希特勒統一德意志在後，日本中國也有迅速成功的趨勢，害得胡先生沒有方法來——胡先生的說辭是「不想」——鋪敘實行法西斯蒂的國家之施政的實際，來證實法西斯蒂的沒落的必然性，於是就只好「舉出法西斯蒂的反動形態，證明法西斯蒂的沒落」，而似乎很有把握地高喊法西斯蒂的沒落，「不僅是理論的問題，而且是事實的問題，亦且僅僅是遲早的問題」了。

胡先生「扼要地說」：「所謂法西斯蒂，只是挽救資本主義的沒落，利用小資產者絕望的情緒和誇大的歷史的傳統，來鎮壓革命的一種反動的資本主義的最後組織。」

胡先生這滑頭的論客，當他在擁護民主主義，擁護自由主義的時候，他是厚顏無恥地做着資本主義的辯護人，現在他又學會了小丑的跳躍，繞過一個圈子，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上來反對法西斯蒂了。「挽救資本主義的沒落」，「一種反動的資本主義的最後組織」，胡先生跟共產主義學舌，學得太逼真了啊。胡先生這樣的學舌，把所有的資本主義的罪惡，完完全全的推在法西斯蒂的身上了。我們早已說過，法西斯蒂的出現是在資本主義的沒落期中社會轉入另一新時代的革命行動，她絕不同於共產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她不拘拘於保守，也不像共產主義那樣的空想激進，用一種強硬的態度和堅酷的手段執行革命，建設社會，把人類從萬劫不復的魔難中救出來。不幸胡先生的頑

固不能認識法西斯蒂的真面目，於是胡先生對「法西斯蒂的發展」所舉出的「四個顯著的特徵」——「必須是絕對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的」、「必須是絕對消滅社會主義的力量」、「必須是絕對厲行獨裁專制的政制的」、「必須是絕對實現其狹隘的國家觀念的」——一切的話也都說到反面或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法西斯蒂的特徵，第一是坦白，不像一般滑頭論客和投機政客愛繞理論的圈子，愛立永不兌現的空頭支票，絕不肯欺騙民衆，叫民衆冒險，更不肯爲着自己的利益而無代價的去犧牲民衆，罪送民衆。第二是切切實實的以民衆的實際利益爲中心，爲謀多數民衆或全體民衆的利益，不惜遭受一切虛名的和血肉的犧牲，甚至不惜暫時拂逆所謂國民公意以達到謀民衆利益的目的；第三是法西斯蒂把握着社會進化和社會活動的樞機，以組織主義行動主義唯力主義爲推動社會進化的主力。胡先生舉出「四個顯著的特徵」，以爲這就是法西斯蒂沒落的特徵，我們却正可藉此說明法西斯蒂勝利的特徵。

(甲)「必須是絕對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的」——共產主義者對於社會組織的認識，他們是先天的帶有一種機械的觀念，以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存有一條不可消滅的鴻溝，是兩個不能並存的死敵。資本主義者則又以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上帝創造了兩種人類。無產階級是天然應當受飢受寒，受資產階級的壓迫。法西斯蒂則與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不相同，她反對共產主義

的挑動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作無原則的鬥爭，也反對資本主義的主張資產階級的天然可以壓迫無產階級。法西斯蒂主張着徹底的協力主義，以全體社會的利益作階級矛盾的調和，剷除橫暴的鬭爭，也要消滅無理的壓迫。所以法西斯蒂的能夠適合於任何社會，通行於全世界，其主要的理由，就在於這階級的認識的正確上面。資本主義因為對階級的認識不正確，資本主義已經走上了死路，一天一天的走近墳墓了。共產主義也因為對階級的認識不正確，共產主義便到東到西都打回票，現在也已走上不可實現的絕路了。

法西斯蒂在階級的認識上，不論是已經成功了的意大利德意志，或是將近成功的日本和中國，都已顯示了明確的立場，她可以拯救困苦飢寒的農工階級及失業羣衆，也可以給予產業的資本家以革命的前途。不知胡先生是太糊塗了，抑是愛故意曲解事實，鼓其如簧之舌，大喊其法西斯蒂「必須絕對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法西斯蒂「與資產者勾連着」，法西斯蒂「萬不能與資本制度絕緣」……我們真不知道胡先生是在製造理論上的謠言呢，抑是憑着村婦的狹隘見地，拼命謾罵以快其私意啊！胡先生非但能夠在理論上製造謠言，他還能進一步把希特勒和「巴維利亞的工業資本家阿斯脫……明興的工業界大王馬法依斯及谷倫巴哈的工業資本家霍倫林……」等「聯繫在一起，把日本的法西斯蒂與三井三菱等總裁聯繫在一起，製造了許多事實上的謠言。當然，胡先生只要在其所能想像得到的範圍之內，儘可不顧一切地振筆捷書，狂造謠言，以騙取讀者的同情，至於理

論的真假。事實的有無，胡先生自然是「概不負責」了。

(乙)「必須是絕對消滅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社會主義」這一個名詞，不知道胡先生究竟是怎樣解釋？如果社會主義是一種惡意的解釋，那就不成問題，誰都要起來消滅社會主義的，如果社會主義是一種善意的解釋，那就誰都要向着社會主義這條路走，誰都沒有力量能夠消滅社會主義。法西斯蒂的革命，以嚴肅刻苦的犧牲精神求得社會的進化和改善，建立美滿無缺的社會，這美滿無缺的社會，顯然就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當然，法西斯主義者不能像一切的自由主義的空想家那樣，什麼「飛躍」「突變」，一步就可以蹈進美滿無缺的社會，一拳一掌就可以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法西斯蒂認為社會的飛躍與突變是不可能，而眼前的現實離社會主義還很遠，所以除了實際方面的踴躍邁進，絕不涉及所謂社會主義的空談。說法西斯蒂不事空談，自是事實，但說法西斯蒂違反了社會主義，那就只是一種無知的妄言，荒唐的預測了。

法西斯蒂是向着社會主義的前途闊步邁進的，不過她的走向社會主義不是用「飛躍」「突變」一類的方法，而是現實的從解除社會矛盾方面入手的。法西斯蒂爲了要從事現實，就不得不排斥一切空想，因此首先就和共產主義發生衝突了。共產主義本也只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的一種，離開現實是很遠的，但因為馬克斯的粉飾的說辭，以及恩格斯考茨基等繼續加以發揮和洗練，好像馬克斯主義很有力量支配現實，大家被這「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幾個字蒙蔽着，希望社會主義的迅速

實現，都很踴躍的樂於去作種種實驗了。什麼罷工咧，暴動咧，那就是爲了實驗馬克斯主義而發動的。馬克斯主義是空想的，當然不會因爲有了暴動，罷工等的表演而就增大了現實性。暴動罷工等等一次一次的失敗，早已證明了馬克斯主義的沒有現實性，等到法西斯蒂出現了，而且很快的成功了，這就好像螢火遇着炬燭，活躍的法西斯蒂的光輝把空想的馬克斯主義打入地底下去了。

有了法西斯蒂，馬克斯主義就連一點欺騙的作用都不能發生，法西斯蒂與馬克斯主義自然就變成死敵了。並且罷工，暴動，這是絕對的斃喪國家民族的元氣的舉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斷的發生暴動罷工的事情，自己先就貧弱不堪，不要等到外敵來侵襲，早已走上滅亡的死路了，法西斯蒂既絕對以擁護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中心，這些妨害和破壞國家民族利益的暴動和罷工，當然要被法西斯蒂加以極端的排斥和打擊。

在理論上，在事實上，法西斯蒂隨時隨地都要與一切空想的社會主義作對敵，尤其與馬克斯主義共產主義不能並存。胡漢民先生不肯了解法西斯蒂的真實的內容，看見法西斯蒂反對共產主義，就居然閉目狂呼：法西斯蒂「必須是絕對消滅社會主義的力量。」胡先生是以三民主義裝幌子的，當然應該把他自己的三民主義看作最道地最科學的社會主義，現在因爲法西斯蒂反對了共產主義，就居然說法西斯蒂根本反對了社會主義，把三民主義的社會主義前途也幾乎抹煞了，胡先生這樣認識和了解，真是何等淺薄無聊啊！

(丙)「必須是絕對厲行獨裁專制的政制的」——政治上公然主張獨裁專政的，一個是共產主義，還有一個便是法西斯蒂。普通稱共產主義的獨裁是極左的一派，法西斯蒂的獨裁是極右的一派，其實獨裁專政，無所謂極左，也無所謂極右，革命要表現力量，運用組織，獨裁專政就成了必然的現象。

一個組織要在社會上佔得地位，發生力量，整個組織就必須在一個人的意志指揮之下活動，奮鬥。若依着民主的方法，那末主張既不能確定，一切的活動也都以各自的個人為中心，那就要弄成一個人多手雜的狀態，結果是一無所成。有利益，大家都是一個團體中的人，勢必斤斤較量；但遇着犧牲的時候，大家又要互相推諉，取巧躲避，好像大家都只是團體中的一份子，誰都不能來督責誰的。孫中山先生努力革命，奔走了數十年，辛亥革命成功，滿清是被推翻了。可是一些急功近利之流的黨徒，不能再跟隨孫中山先生繼續革命犧牲，不肯再聽領袖的話，一個一個的都自由行動，去投奔袁世凱，投奔黎元洪，甚至去投奔曹錕吳佩孚等大大小小的軍閥。孫中山先生受着這個萬惡的民主的牽累，不少投機的黨徒是由此走上了升官發財的道路，而整個的團體，整個的革命，却因此受累不淺，一次一次都遭受了嚴重的失敗和打擊。直到後來國民黨實行了總理獨裁制，並屢次清除了黨內的自由主義份子及投機份子，革命基礎纔漸漸鞏固起來，而得有十六年北伐的成績。

黨內民主，固然是一種浪費革命力量，使民衆徒受犧牲的鬼話。但在國家政治方面，民主制度顯

然也是一種騙人的誑語。歷來許多的所謂民主領袖，當初爲要獲得民衆的擁護和同情，弄出許多漂亮的說辭和美妙的姿勢四出鼓吹，把民主制度說得天花亂墜，可是等到自己一上台，就馬上顯出野心，抹煞民衆，而以領袖自己爲「主」了。在中國，則所謂民主更是可笑，選舉的時候，連欺騙民衆的演說也用不着，竟是直捷痛快的用金錢去收買了。民主可以用金錢收買，這種民主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民衆都只能顧着自己的生活，對於政治，因被學識及生活條件所限，是很少興趣的。不想一般政治騙子，他們爲要滿足自己的政治野心，却又不好說自己要政權，於是硬抬出民主的幌子來，以民主做他的奪取政權前鋒隊。

胡先生對法西斯蒂的排斥議會政治，甚至排斥憲法，深致憤憤不平之氣，好似法西斯蒂對議會，對憲法太不客氣了。但胡先生如能想到每次選舉均被投機者所利用，金錢能產生議會，也能製造憲法，胡先生就可以平一平氣了。法西斯蒂主張黨內獨裁，更主張黨外也要獨裁，自有其社會的及組織的原因，因爲不獨裁，革命的本身便不能發生力量，不能摧毀一切的反動敵人，不能穩固地實行建設，根本上就談不到什麼革命不革命了。獨裁爲了革命，獨裁是不會有罪的啊！

(丁)「必須是絕對實現其狹隘的國家觀念的」——法西斯蒂主張國家至上主義，主張民族至上主義，這祇是適應客觀環境的需要，我們並不覺得其中存有絲毫的狹隘觀念。絕對的排他的國家主義的提倡，主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對內因為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的狂放，民衆都只有個人觀念，只知道圖謀個人的利益；國家觀念都極淡薄，甚至已完全消失，好似國家的興衰存亡，與國民是完全沒有關係。國民忽略了國家的價值，不肯為國家效力，國家便一定要頹廢萎敗下去，於是內亂外患相繼叢生了。法西斯蒂革命的出現，大都是在國家最混亂最衰弱的時代，法西斯蒂要想打起拯救祖國的精神，平內亂而抗外患，首先便要恢復國家的機能，使全體民衆受着中央政府的操縱指揮，於是國家纔會強大有力，民族也就開始走上復興的道路了。但這裏我們如不提出強力的國家至上主義的主張，頹廢因順的民衆是刺激不起愛國的觀念來的。民衆不愛國，民衆不緊緊的擁護在中央的週圍，國家的機能顯然就振發不起的啊。

第二，對外因為世界各國都虎視眈眈的致力於向外侵略，凡不能侵略的國家就勢必要受外國的侵略。為防止外來的侵略起見，一種排他性的國家主義行動是事實上所不能免的。譬如德意志和意大利，他們在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搗亂下，民氣已頹廢不堪，莫索里尼希特勒如不提出國家至上主義的口號，民衆不一致起來為祖國效力，意德兩國的法西斯蒂怎樣也不能夠起來抵抗各強國的壓迫和侵略。又如中國那樣，整個的國家是壓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蠶食鯨吞，瓜分共管，領土主權一天一天的在縮小，滅亡之禍是隨時可以出現的。可是國家危急到如此地步，國民有沒有絲毫愛國的念頭呢？最大多數的無智識的農民只希望趕快有「真命天子」出來，從來就想不到國家那回事。

奸商買辦則惟利是圖，甘爲洋奴，不惜亡國。一部分工人和無業流氓，聽着一般騙客的煽動，他們不認中國是祖國，而認蘇俄是祖國，爲了要擁護蘇俄，恨不得馬上破毀中國。居着領袖地位的那些黨國名流，軍人，政客，說起來更痛心，爲了爭個人的權利，可以任何犧牲都不吝惜，內戰起來動不動要耗費幾百萬幾千萬的餉精，死傷幾十萬幾百萬的生命，內力不足，還不惜引狼入室，利用外力來摧殘本國。中國處在這種帝國主義的加緊環攻和民衆國家觀念薄弱的環境中，請問離了國家至上主義的主張，再用什麼方法來加強國家的機能，又怎樣可以有力量去反抗帝國主義呢？在口頭上，共產黨社民黨以及一般洋奴漢奸都不妨打起反帝的漂亮口號，然而講到實力的反帝，我們相信離了國家至上主義是沒有辦法的啊。

胡先生不相信要集中全體國民的力量纔能夠反抗帝國主義，不相信實行國家至上主義後纔能集中全體國民的力量，就只是裝着那種假清高的態度，盡量誹笑謾罵所謂「狹隘的國家觀念」，把法西斯蒂說得比軍國主義帝國主義還不如。但不知道胡先生的「寬大」的國家觀念，究將寬大到如何程度？我們相信胡先生總不至於主張把破碎的中國直捷爽快地送給帝國主義吧？國家是組織，在相當範圍內便免不了有排他性，免不了有狹隘觀念的表演，胡先生不想接近事實，不想切實反帝，胡先生自不妨清高，不妨不負責任的盡量發揮空談啊！

五 中國的前途——法西斯蒂

資本主義的崩潰，民主政治的沒落，共產主義的碰壁，法西斯蒂的抬頭，已成了世界的潮流，在這狂暴的潮流下面，各國都將先先後後的趨向於法西斯蒂，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的。不過中國的出現法西斯蒂的統治，當然不會是出於被動的世界潮流的模仿，也不會是出於少數人的好奇心，而自有其內在的原因。中國本身所存在的法西斯蒂原因，形成法西斯蒂統治的客觀條件，分析起來，可以得到下列的主要各點：

第一，經濟上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封建勢力的束縛，資本主義不能成功，共產主義也不能實現，民衆左奔右突而得不到出路，便不得不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以外另求生活的大道，於是經濟的國家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都將很自然地被中國民衆所歡迎了。

第二，政治上因爲文化水平的低下，民衆既對政治不生興趣，並且也沒有干涉政治的智識和能力，與其施行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政治，任令少數官僚政客投機取巧，朝秦暮楚，還不如由一個革命的政黨和負責的領袖去實行專政，實行獨裁。

第三，國民黨的統治已實現了六七年，但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很少顯著的進步。當然六七年的統治不能算過長，政策上的遭受打擊也許是不能免的，但國民黨的遭受打擊並不是由於客觀條件

的阻力，主要的還是由於黨的本身組織的落後。客觀的阻力是可以希望黨的長期努力來應付，但如黨的本身落後了，若不從組織上加以嚴密的整理，事實上就很少有挽救的希望了。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理論，經濟上不承認資本主義，也不承認共產主義，政治上主張由軍政到訓政，訓政以後纔開始憲政，這種主義，這種理論，當然是完全正確，完全適合於中國的。但在組織上，十五年一月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總理制為委員制，當時本為遷就環境，實在這種組織方式是很不適合於國民黨的主義的，黨外要專政，黨內却要民主，這是一個何等可笑的矛盾。難道革命是打劫，向外搶到了財物，向內却要平均分贓嗎？——這一個組織上的矛盾，對於孫中山先生的主義牽累得實在很不小，國民黨如不採用這種黨內民主制，孫中山先生的主義早就有相當的實現了，何至弄到現在的半死不活呢。

我們看了上述的三個原因，我們就知道中國一定要走法西斯蒂的路，中國纔有辦法，國民黨一定要實行法西斯蒂化，國民黨纔能夠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不過，我們是那樣的認識了，但胡先生怎樣說呢？我們先看他在「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中說的話，而在「論所謂法西斯蒂」論文中又重行得意地提出的一段吧：

「最嚴重的，是專斷獨裁的軍閥，——個人主義的寡頭政治之抬頭者。篡奪中國國民黨黨權之不足，還想運用其「偷天換日」之故技，去三民主義而代之所謂法西斯蒂主義。無論是所謂「藍衣社」或所謂「救亡社」，其擴展，雖然充類至盡，只能做到流氓式的偵探或暗殺爲止，然而這一個反

革命勢力之孕育，無疑的是微示着三民主義前途的又一劫運。」

想不到胡先生以這垂暮的老人，却還像沒有嫁得漢子的潑婦，火氣竟那樣的重。胡先生的謾罵和隨意發洩無稽的謔言，這裏真可謂盡了狂妄的潑婦的能事。胡先生的意思，好像中國國民黨是天經地義的是屬於胡先生個人的，胡先生在南京中央長立法院，胡先生是笑顏逐開的，但胡先生一離開南京，胡先生便要憤憤然狂跳着喊「篡奪中國國民黨權之不足」了。其實黨權的問題很容易解答，孫中山先生沒有寫遺囑把黨權交給誰，也沒有一定的「承繼」黨權的俗例，誰能負擔孫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使命，誰有肩起中國革命的道德和能力。誰就可以掌執國民黨的黨權，誰就可以掌執中國的政權，什麼「篡奪」不「篡奪」，這都是封建的依老賣老的鬼話。中國的混亂，國民黨的渙散，法西斯蒂精神的運用正成了唯一的救星，然而胡先生却是那樣的頑固，至死不悟的喊着法西斯蒂「勢力的孕育，無疑的是微示着三民主義前途的又一劫運」啊！

接着胡先生說：

「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絕對不能與法西斯蒂的反動運動並存。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國家至上主義，牠的要求，是國家為民族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民族為國家某一時一人的畸形權力發展而犧牲；牠要求全民族的共存，而不是殘酷的帝國主義之發展。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獨裁專斷主義，牠要求全民的共治，——社會人人為社會去服務，去管理衆人

之事，而不是謳歌着所謂特出的賢明的獨裁者。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資本主義的統制主義，牠要求社會的生存，與全民的共享，而不是要去鞏固剝削者的壁壘，使被剝削者轉輾呻吟，莫由反側，因此三民主義的革命者，便是法西斯蒂的毀滅者，一切三民主義的信徒，必須抱着堅決的信念，不與法西斯蒂共存亡。

三民主義不能與法西斯蒂「共存亡」，胡先生的見地未免太固執，太淺短了。我們試依着胡先生所提出的三點，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對於法西斯蒂的矛盾，先分別加以簡略的答覆：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國家至上主義，牠的要求，是國家為民族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民族為國家某一時一人的畸形權力發展而犧牲；牠要求全民族的共存，而不是殘酷的帝國主義之發展。」——民族與國家，本是兩個不可分離的名詞，兩者時時發生着密切的聯繫。在組織上在機能上講，國家比民族尤為重要，國家是一切社會進化社會秩序的總樞紐。國家亡了，無論怎樣的優秀民族，就使進步到猶太人那樣，終是要做隨處受人欺侮受人壓迫的亡國奴。所以一個民族到了沒有國家的時候，這個民族將成為怎樣的民族，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可以知道的。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提出，目的正在於反抗帝國主義，加強國家的力量，恢復民族的光榮。如果民族主義不是加強國家的力量，那末反帝請問用什麼去反呢？難道在野政客的高調和無組織的民衆的亂動就可以打退帝國主義嗎？所以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正是和法西斯蒂的國家至上主義是相互為

用的，兩者絕不會發生互相摧毀的矛盾，頑固的胡先生以為民族主義要摧毀國家至上主義，這是第一個白日見鬼！

「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專斷獨裁主義，牠要求全民的共治——社會人人為社會去服務，去管理衆人之事，而不是謳歌着所謂特出的賢明的獨裁者。」——專政獨裁，這在社會的組織的活動運用上本自有其一定的基礎和需要。現代實行專政獨裁的國家，前有蘇俄，後有意德，而中國則也居然虛有其表的揭起了國民黨專政的旗幟。俄意德實行專政獨裁，都已得到了成功，中國的專政因為有名無實，結果毫無成績。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國民黨實行專政的失敗，就根本否認了專政的價值。一黨專政與領袖獨裁，在理論上在事實上都有充分的根據，堅強的基礎，但這裏為節省篇幅，就只略提一點民權主義中的獨裁專政的原則吧。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的講演中，曾不厭煩瑣的解釋着「權」與「能」的分別，並且舉出乘車坐船諸葛亮與阿斗等等的例子。照孫中山先生的話，那末除非民衆不信任那個「特出的賢明的」有「能」的人則已，如果信任了而且選舉了，那這個「特出的賢明的」有「能」的人老實就應該像舵手車手一樣負起責任來獨斷獨行，不顧一切犧牲實行獨裁。否則像舵手車手那樣動不動就受着乘客們三心兩意的牽掣，不單要「老大多打翻船」，整個的國家也會因此滅亡呢？並且孫中山先生這種所謂「權」「能」分明的民權主義，還是要到憲政時期纔開始實行的，在軍政時期和訓政時期，則實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民衆連「信

任「不信任」的權限都沒有，那當然是十足道地的專政獨裁制度了。胡漢民先生和一些民主的先生鬧昏了頭，只想杜撰些名詞理論來誣陷私敵，却連三民主義中的極普通而且極重要的基本常識都忘記了。有官做，獨裁也好，專政也好，一旦無官，便惶惶如喪家之犬，狂吠不休！在理論上，國民黨不成問題的是應該實行專政獨裁；在事實上，國民黨從來也是實行專政獨裁。（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黨內行民主制，獨裁基礎不幸已動搖了。）國民黨的專政獨裁，正適合於法西斯蒂的精神，已毫無疑義。胡先生却戴着墨鏡罵青天，說民權主義要摧毀專政獨裁主義，這是第二個白日見鬼！

「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資本主義的統制主義，牠要求社會的生存，與全民的共享，而不是要去鞏固剝削者的壁壘，使被剝削者轉輾呻吟，莫由反側！」——自由獨佔的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利息的剝削和恐慌的出現，常常使中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遭受莫大的經濟的打擊。巨大債務的拖累，中小資產階級的人們固不能有翻身出頭之日；而經濟恐慌的出現，銀行商店，工廠的倒閉停歇，更使整千整萬的失業的無產階級斷炊絕食。在這經濟的大混亂時代，法西斯蒂主張以國家資本主義來代替自由資本主義，以統制經濟來代替無組織的經濟，當然是一種最合理的方法。國家資本主義實現，不合理的私人獨佔的事情沒有了；統制經濟實現，生產與市場的平衡可以有調整的機會，每次恐慌的出現可以有所預防，而不致坐視着束手無策。法西斯蒂的經濟實現了，剝削者既以受着限制，被剝削者也自然不致「轉輾呻吟，莫由反側」了。孫中山先生在講演民生

主義的時候，不承認資本主義，也不承認共產主義，而以「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為實現民生主義的兩大綱領，這顯然是和法西斯蒂的經濟方針暗相符合。經過六七年來國民黨統治中國的經驗，實使我們感覺到民生主義的實施，尤須有法西斯蒂的精神。因為「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阻礙太多了，封建勢力，資本主義的勢力，以及帝國主義的勢力，隨隨都可以打擊民生主義的經濟，國民黨如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和堅毅的獨裁手段，僅憑那種懦弱平庸的態度，「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實行簡直是不可能的。胡先生不檢查理論，也不觀察事實，就只是那樣頑固地機械地喊着民生主義要摧毀經濟的統制主義，這又是第三個白日見鬼！

比蛇還固執的胡先生，什麼理論什麼事實都無暇顧及，儘只是空口胡說，白日見鬼，就難怪胡先生要得出一個荒謬絕倫的結論，如醉如狂的大喊：「因此三民主義的革命者，便是法西斯蒂的毀滅者，一切三民主義的信徒，必須抱着堅決的信念，不與法西斯蒂共存亡。」

唐詒訥德的胡先生，他是很勇敢的，同時也是很堅信他自己的。所以當大多數的真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都或明或暗的接受了法西斯蒂的精神的今日，胡先生還能在「妙高台」上得意着，抱膝長吟：

「一切三民主義的信徒……不與法西斯蒂共存亡。」

★

★

★

★

★

胡先生於痛罵法西斯蒂，曲解三民主義，曲解中國的現實社會以後，心猶未足，又還於最後更加以一番反面的攻擊。根據着所謂「一個遠道的朋友」——其實也許不是什麼「朋友」，而只是胡先生足下的一類捏造消息輕事重報以邀賞的暗探諜報——抄給我所謂中國法西斯蒂的章則。」於是胡先生的牢騷又來了，什麼「邯鄲學步」，什麼「畫虎不成已類犬」——都發洩了出來。好似實行法西斯蒂的人都應該是了不起的西洋人，或者是後也之秀的東洋人，老大腐化懦弱的中國人，萬萬沒有實行法西斯蒂的能力。依胡先生的觀點，中國那些「做着法西斯蒂的迷夢者」，決乎「建立不起法西斯蒂的組織來」，大不了是「邯鄲學步」，大不了是「畫虎不成已類犬」而已。

胡先生這些瑣瑣碎碎的對人不對事的說話，顯然只是在發洩個人的牢騷，報復個人的毒恨，已失了論證的價值。中國不能出現法西斯蒂的組織，完成法西斯蒂的革命，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事的問題，一個既成領袖的反對法西斯蒂或擁護法西斯蒂，都於法西斯蒂的本身沒有多大關係，只要歷史的條件——主觀的與客觀的——具備了，中國的法西斯蒂遲早有成功的一天。工農在困苦的生活中，青年在煩悶的環境中，新的「時世」將造成新的「英雄」，新的「英雄」也將造成更新新的「世界」，我們固不敢奢求既成領袖的助力，但像胡先生那樣的狂發謔言，恣意曲解，却也不能強事緘默啊。（完）

暴力論

康莊

暴力，是一把鋼刀，一扣寶劍，一枝槍桿，一顆炸彈。牠能殺人，也能救人。

鋼刀寶劍會被亂臣賊子利用以殘害忠良，鎗桿炸彈會被軍閥土匪利用於混戰內亂。但，鋼刀寶劍畢竟是斬奸除暴的唯一利器。槍桿炸彈畢竟是抗敵禦侮的有效工具。馬占山蘇炳文的關外抗敵，十九路軍第五軍的淞滬血戰，他們的武器是槍桿；吳懋謀刺五大臣，血魂除奸團對付奸商，他們的工具就是炸彈。

論 力 暴

暴力，也就是一種威力，牠能使陰謀家驚心，能使奸人喪膽，能使小人而有忌憚。

只是，因為暴力是一種威力，便常不免引起一般脆弱者的恐懼，懦怯者的懷疑。脆弱者的行動是畏難苟安的，懦怯者的處事是優柔寡斷的。所以恐懼與懷疑，充其量只是脆弱懦怯心理的具體表現而已。暴力本身的價值，決不會因為懦怯者懷疑，脆弱者的恐懼，而有絲毫的損失或減色的。

有人在你的左頰上打了一個耳光，應該把右頰也湊上去給他打，這是帝國主義者假借宗教美名用以麻醉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鬼話。受了屈辱只在暗地裏咒咀，只有阿Q那麼一流的人物才能忍

受。我們忝屬熱血之倫，不能採不抵抗主義，侮辱與壓迫之來，我們惟有以暴力抵抗暴力。尤其是在這只有強權不講公理的世界中，我們眼巴巴的看着國際聯盟盟約，九國公約，都被黷武國的大炮轟成炮灰了，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都成廢紙了。所謂正義，和平，國際公法，在那兒呢？特賴次刻 Treitschke 說：

『戰爭爲道德的必要，因世界上絕無超越於國家之最高權。戰爭實爲一切問題之最後解決者。』(政治學)

百倫哈底說：

『國家爲謀生存而保持其領土及主權，對外須繼續鬥爭，此乃自然的法則。所有一切之社會制度，思想，及發明，均不外鬥爭之產物，鬥爭可以促進新陳代謝。勝利者恆爲體力的道德的適者。勝利本身，卽一種道德的行爲。』

他們均主張「必要之前無法律」，並且承認「戰爭」是「道德」的，陷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華民族，從自衛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觀點上批判，還能否認應用戰爭，暴力，以求和平，勝利的必要嗎？共產黨宣言中說：

『共產黨以隱秘其見解及企圖爲卑陋，故敢對衆宣言：惟利用暴力，顛覆一切從來社會秩序，始能達其目的。』

恩格斯也說：

「暴力在歷史上有一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是也。暴力用馬克斯之言表之，實爲社會產生新社會之產婆，實貫徹社會運動而打破硬化枯死之政治形態的工具。」

可知也。惟有暴力才是剷除革命障礙奪取政權的利器，正如墨索里尼所說：「不要忘記法西斯蒂的革命，是用了棍棒而成功的。」

證之史實，法蘭西的大革命，蘇俄的十月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都是經過流血才取得政權的。

所以孫中山先生早就告訴我們，中國革命之進行須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軍政時期，就是以武力掃除革命障礙的時期。

並且，當革命勝利，取得政權，反動份子無時無刻不在蠢蠢欲動，所有殘餘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無時無刻不在設法死灰復燃以與革命勢力抗爭，開放政權依然把政權交給殘餘軍閥，官僚，政客去嗎？實行虛偽的民主政治放棄原有的革命主張嗎？那又何貴乎革命呢？列甯說得好：

「有產階級的辯護者，每反對吾人之利用恐怖……然英國之有產階級實忘一六四九年之事，法國之有產階級亦忘一七九三年之事也。有產階級爲自己利益之故，對於封建貴族而使用恐怖之時，則爲正當，則爲當然，反之，工人與農民對於有產階級而使用恐怖之時，乃視爲慘酷，

視爲犯罪。榨取的少數人，對被榨取的多數人而使用恐怖，則爲正當，則爲當然。反之，爲多數被榨取階級之利益，欲排除一切榨取的少數人，而使用恐怖。乃視爲慘酷，視爲犯罪。」

他的理論，自然有所偏頗不盡精確，但他能毅然主張利用暴力利用恐怖以鎮壓反動保持革命政權，却是值得欽佩的。

墨索里尼也說：

「法西斯蒂的政府，必須有組織的擊潰我們的敵人，纔能永續。」

對付反抗的棍徒，我們要時時準備有五十萬枝棍棒；而在必要時還要準備十分充足的機關砲和炸彈。如果不傾耳而聽我們宣傳的，我們就要以棍棒對付。」

乾脆的說，我們既然確信我們的政治主張沒有錯，（自然當那確信未曾建立以前是經過極精密的研究考慮的）那就非求貫徹我們的政治主張不可，非有不可避免艱苦以求貫徹的精神不可，在必要時尤其是非用暴力以求貫徹不可。否則，就是對於自己的政治主張沒有確信，簡直就是沒有正確的政治主張，不配談革命了！

當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國人莫不主張勵行抵制劣貨和剷除漢奸，有的組織跪拜團。有的寄發救國運索，有的組織十人團，有的空喊口號，動機未嘗不可贊許，但是缺乏威力的制裁，而結果都是失敗，也足夠反證沒有暴力做後盾是不足以貫徹任何主張的。

講法律嗎？法定的手續是繁瑣而迂緩的，法律的條文是疏漏而呆板的。淺顯的說。可曾見過法律制裁了若干販賣仇貨的奸商嗎？監察院的彈劾案可曾見有幾件得着結果嗎？惟有應用暴力才能救濟國家法律之窮，所以墨索里尼說：

「私刑，比任何刑罰都好！這在示例，預戒，威嚇，都是很有用的。」

反之，昏庸腐朽的名流，主張妥協，苟安一時，個人主義的英雄，假借自由，發縱私慾，縱橫捭闔的政客，鼓吹虛偽民主，希圖分贓，封建餘孽的軍閥，高唱和平濫調，藉以割據。無所謂公理，無所謂正義，無所謂奉行主義，無所謂國家綱紀。於是，政府制裁無從執行，國家權威無從發揚，既不統一，又無組織，徒然四萬萬五千萬粒散沙，形成國家宛然一隻老病牛而無法脫離於「非現代」的泥淖。所謂中國國民黨的以黨治國，竟落得這般模樣，能不痛心嗎？

聽墨索里尼說吧，

「暴力有時屬於道德的行動，往往以四五十年所不能收獲之結果，僅於四五小時內，以暴力得之，此種暴力於解決歷史轉換期中各種利害相反思想紊亂之問題大有效力，因暴力恆有決定性也。」

總而言之，暴力未必革命，革命必須暴力。以暴才能治暴，利用暴力才能掃除革命的障礙，利用暴力才能保持革命的政權，利用暴力才能斬奸除暴，貫徹主張，利用暴力才能主持正義，發揚國家權威。

「徒法不能自行，」「畫餅不足充饑。」中國國民黨如果認為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則已，否則便應該用暴力來實行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如果甘願放棄領導國民革命的使命則已，否則便應該用暴力來切切實實的實行一黨專政，領導中國革命。中國國民黨如果認為自己的政策錯誤則已，否則便應該用暴力來貫徹一貫的主張，揭去畏首畏尾的假面具，糾正脆弱懦怯的心理，確信三民主義，絕不諱言暴力，中國的革命，才有廣大的前途，才有完成的希望。

九一八事變的前夜

盛 凌

一 引言

中華民國二十年（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一年，日本歷爲昭和六年）九月十八號東北事變的發生，不僅是中國，而且可以說是全世界的和平秩序安寧的保障，爲之受一大打擊。非戰公約、九國條約、國聯盟約的具體條文，爲之宣告失效。尤其是那報章上的標題大字：「日本軍隊於十八日下午十一時採取軍事行動，十九日上午六時完全佔領瀋陽。」的新聞，使每一個有血氣的中國人讀了之後，會悲憤激昂到坐立不安，一種強者壓迫弱者的不平鼓勵着中國人，一種本能的民族意識支配住中國人，使這些不幸的中國人，真不勝其處於次殖民地地位的痛苦。現在東北問題未見解決，滿洲僞國依然存在，華北停戰已成事實，我們能將九一八問題發生的原因和當時的事實加以清算，仍屬必要。

二 因水災而提倡移墾東北

在九一八問題尚未發生的六七月間，中國的中部，江浙皖贛鄂湘等省，洪水濫汜，財產損失達兩萬萬以上，人民流亡死傷，達五千萬以上，於是國人都提倡「移墾東北」。因為東北非但沒有大水災中的波浪的凶險，而且也沒有什麼「大雨傾盆，狂風倒山」的狂暴遭遇。這未嘗不可以說：居住在東北方面的民衆，算是全中國區域範圍中生活比較幸福的一部份。因此之故，東北方面那年的收穫是特別的好，豆的產品亦是特別的多，除了被收買販往歐洲賺錢以外，其存餘數量，尚還能夠賑救中國中部的水災難民。

東北民衆，得天獨厚，無怪乎，上自政府，下至災民，都主張「移墾東北」了。

三 強鄰早已窺伺

正因為東北的富饒，所以早就引起強鄰的覬覦了。鄰邦日本，他們雖然知道東北並不是日本的領土，可是他們却處心積慮，時時刻刻都想將東北攘為己有。因為這種緣故，他們便諱東北而不名，而以滿蒙兩字代替之，意思是以為滿洲、蒙古，乃係獨立區域。不能和中國之內地行省，相提並論。日本當局用心之毒，從這一點小事上就可以觀察到了，至於他們對於東北方面的種種的情形，調查的周到，詳盡，正和中國之不注意東北情形者相反，田中義一兼政時代，呈給日皇的奏章，主張對於蒙滿，應當施行積極政策，開宗明義便說：

「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

日本人對於東北的情形，知道的又是何等周詳！

以一個東北本屬自己的主權領土的中國，但尚不知東北的情形怎樣，兩相比較之下，不知道中國人民該作何種感想！

★

★

★

★

理之當然，種因得果，在這樣的局面下，東北之將為中國所失，而被日本所得，早已在事實的人逆料之中了。東北事件的發生，在日本是有準備，有佈置的，決不能說是中日軍隊衝突的偶然結果。

雖然是這樣，可是，日本軍隊之所以要佔領中國領土，究竟又是用什麼理由做藉口呢？

在這裏，我認為在東北未被日軍佔領以前的萬寶山案件，朝鮮案件，以及中村案件，亦均有敘述一番的必要了。

四 萬寶山案件朝鮮案件與中村案件

關於萬寶山案件，中日雙方的口詞各異，但比較公允者要算駐日公使汪寶榮歸國的報告，現將其摘錄如下：

肇事之原因

華人郝永德組織稻田公司，租妥三姓堡蕭姓張姓之荒地五百畝，開種稻田。郝用朝鮮人爲之工做，訂有契約，呈請長春縣政府批准。縣政府對以事尙可行，須將章程界圖呈請核奪後，方能照辦。又諭令雇用之韓人，不得過二十人，乃郝永德認爲已得官府允准，又轉租地於韓人沈連澤等九人耕種。招集韓人一百八十餘名，遽行開工。挖溝引水，破壞民田，經過二十餘里，直至伊通河岸，人民起而反對之，阻止鮮人工做，日本領事田代派日警前往，保護韓人，不令停止工做。我方亦派警前往，保護華人，此交涉之所由起也。

交涉之經過

長春萬寶山人民，既起阻止韓僑挖溝引水，韓人持有日警勢力，不肯停工。當時由長春市政籌備處周處長玉柄，與日本田代領事，提起交涉。斯時駐遼寧日本林總領事來謁吉林張主席，報告此事，張主席斯時尙未接到吉林省政府關於此案之報告，乃與林總領事口頭約定，兩方先將警撤退，而日本迄未撤退，且督飭韓人進行挖溝益急。經周處長玉柄據理交涉，口頭書面，往返辯論，始終無效。

日本方面之現狀

現在韓人挖溝引水已竟工，業引水入田，日警在馬家哨口，佔據民房兩所，架設軍用帳房三

十九架，上懸日本國旗。並架設機關鎗四架。又派馬警三人來往巡查搜索，在馬家嘴口附近四五里內，不准華人行走，萬寶山附近之現狀，已似入於日本佔領地帶內之狀態。

中國方面之現狀

萬寶山華人曾經一度聚衆，爲之填平所挖水溝，經日警開槍射擊，幸無傷亡。（一說傷亡多人。）又經我方警察勸止，靜候交涉。華人已盡散去，斯時吉林張主席由北平返遼寧，林總領事亦由東京返遼寧，相晤後，林願將此案詳細研究，再進行交涉。張主席乃電調交涉特派員鍾毓來遼，林亦電請吉林石射領事來遼，使鍾與石射當交涉之責任。現在鍾與石射，均返吉林，約在吉林或哈爾濱談判此案。但石射前曾自願調停此事，曾提出四個條件：（一）賠償韓人損失，（二）支給韓人本年生活費，（三）許可韓人在長春自由居住，（四）省政府認可明年使韓人種稻，但此四條已經省政府表示不能接受矣。林總領事亦曾聲明所提條件，應作罷論……

此案發生之后，政府方面屢次向日本交涉，但日本方面對於中國外交部照會，置之不理。於是國內輿論譁然，天津大公報社評尤中肯綮。

「……吾人始終以爲此案，就事論事，實際異常簡單。韓僑租地，未經縣府批准，直截了當，租約作爲無效可也。嚴懲奸民，以儆將來，韓民果不肯退，日警果不肯撤，此乃強權行爲。我不認許，夫豈

無法對待？如曰縣官諒解允許，謂爲手續早竣，則嚴懲縣官，以明責任可也。事關國土國權，豈能任人混賴？蓋本來無效之契約，根本無取消之可言，取消云者；對未來之效力宣告喪失，無效則自始即未發生法律行爲之效果。此案租約原即無效，迭經交涉，節外生枝，反爲對方張目矣。次則築壩一事，尙有一要點，爲自來當局方面所漠視；即姑無論租地不生效力，開渠並無契約，藉曰有之事，關河道交通，影響公眾權益，亦非由行政官廳主持查勘，明白核准，民間斷不能擅行動工……」

該報社評，結論對於中央之交涉，實際上是「拖」，「推」。表示不滿。認爲應該重新確定「對外立場」。否則「勝利固不可期」，而敗固亦不知何在。但「拖」「推」並非屈服，對方亦不能認爲滿意。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鮮同胞在惡意的宣傳，挑撥之下的排斥我國僑民案件，又跟蹤着萬寶山案件的後面發生了。

朝鮮案件 關於朝鮮案件，其經過情形，我更認爲當時中國駐日本公使汪寶榮氏歸國後的調查報告，頗爲周詳，且屬重要了。特轉錄如下：

（汪氏歸京後密呈外部之原文）

「爲密陳事，本年七月九日奉部電，朝鮮事件政府甚爲重視，請執事前往調查慰問，事畢並希來京一行等因，當即電請酌帶隨員一名，館務交江參事暫行代理。並陳明在鮮事畢，取道遼燕順便調查。

接洽一切，即行回京。經奉復電照准，旋即訂期會晤幣原外務大臣，面行通知，即於同月十三日由東京啓程。道經神戶，即調該館領事任家豐隨行，幫同辦理一切。當經遍赴朝鮮滋事各地釜山、京城、平壤、鎮南浦、仁川、新義州等處，所有大略情形，業經先後電陳在案。嗣於二十三日離鮮，在安東停留一日，瀋陽停留二日，遍晤該地方重要官吏，將所謂萬寶山事件始末調查明晰，即由北寧線直接赴平，順謁張副司令，因探悉津浦南段阻水，立即購買船票，改由海道南行，於本月五日抵滬。本日抵京，查此次被難各地情形，自以平壤爲最重，仁川次之，其餘各地防範較早，未致釀成巨變，茲將各處情形分別臚陳如左。

平壤鎮南浦 七月四日晚鎮南浦徐隨領因悉京城仁川發生仇華暴動風潮，因於五日凌晨正式專電平南、黃海兩道廳警察部長、平壤警察署長，又面晤鎮南浦警察署長，切託對於華僑妥爲保護，並與當地商會商議預防辦法，至平壤事件，據該處華僑各界代表聲稱，五日上午十一時許，接平壤警察署電話，請商會主席往署談話，其時因主席適回安東，即由常務委員張景賢偕同羅翻譯前往，由安藤高等系主任接見，謂本地倘有暴動發生，本署必切實保護，苟遇有鮮人尋釁，望特別容讓，並從早閉門，一切可請安心云云。歸會後，即通知各僑，謹慎防範，迨至下午七時許，驟然發生暴動，暴徒蟻集，不計其數，手持棍棒、刀斧、石塊等凶器，並攜帶電筒，對於華僑家屋，不問農工商賈，分隊輪流襲擊，遇我華人，不論男女老幼，恃凶毆打至死，毀掠財物，焚燒帳據，且帶有引火燃料，隨處設法放火，指揮均用警笛，組織頗爲完備，直至翌晨，仍未停止，殘忍慘酷，世所罕觀，而各處警察不佩武裝，徒手制止，何補于事，及至九

日，知遭難慘死者百餘人，傷者二百餘人等情，查此次全鮮仇華事件，以平壤爲最烈，當地官廳事前接領館電而不加嚴重警戒，道廳漫無防範，警署徒託空言，各處暴動既起，猶不斷然處置，當晚警察既未武裝，軍隊亦不出動，致暴徒全無畏懼，得逞凶頑，其疏忽怠慢，玩視職責，以及藐視我僑生命財產有如此者，至平壤僑民事務，向歸鎮南浦分館管轄，因分館於六日晨知悉其事時，鎮南浦方面亦有不穩風聲，除與當地商會及日官廳商議緊急處置外，旋由徐隨領乘車直赴平壤，詎料抵站時，驛長及道廳人員候接，據謂我國僑民業經妥爲收容，武裝警察軍隊消防隊等均已出動，此後可以無虞，如對於僑民以及官廳有所囑事，當代傳言，現在徒見亦屬無益，况鎮南浦形勢亦甚緊急，務請速回主持云云，徐隨領不得已允其所請，即時乘車趕回鎮南浦，果已於下午二時左右，鮮人到處羣集武裝，警察隨時解散，各僑民紛紛到領館避難，至僻地農園商舖僑民，亦與警署交涉，派警尋查護送前來，然稍緩者已遭毆打，六時許全部收容竣事，及七時許，暴徒愈聚愈衆，警察雖加鎮撫，究因人數太少，顧此失彼，我僑農園及一部分商店，仍被投石搗毀，搶掠放火，翌七日起，竟有襲擊領館之說，蓋有平壤一部分凶徒來浦，從中助勢，情形益爲險惡，幸六日晚臨時裝置電話，直向道廳交涉，加派軍警，故得陸續應援，羣情以安，雖財產上不免損失，然以收容較早，未成慘劇。八日由徐隨領赴平壤視察慰問後，又派定臨時調查員會同商會調查員，調查平壤鎮南浦及其他地方損失，據查除回國未能查明者間接損失未報者尙未記入外，共計平壤損失約在日金二百五十四萬五千餘元，鎮南浦及其他地方損失約在日金十一萬七

千餘元，至平壤死傷人數，據道廳發表爲死九十五人，而我方調查則死一百〇九人，傷一百六十三人，生死不明者六十三人。鎮南浦傷十九人，榮寶於七月十六日抵京城，以平壤受禍最爲慘酷，當晚赴平壤，於十七日晨抵達，即分赴各處視察慰問，先到醫學講習所內慰問收容之被難華僑，該所收容最多時達五千餘人，除繼續回國者外，截至十七日收容尚有千餘人，該收容所內有便所洗浴所病舍茅棚廚房等設備，當經與商會會長孟憲詩商定，由各團體推舉代表，於午後赴旅館與榮寶談話，嗣又往道立醫院探望負傷僑民，是日尚有百人左右留院療治，內中大多數均將痊愈，可即出院，此外有一星期或十日亦可見愈，一般病者見榮寶到院探視，均甚欣喜，榮寶慰問時，均稱已無痛苦，可即見痊等語，惟有王姓因妻兒被難身死，嗚咽不已，情極可憫，嗣往長山墓地予祭死亡僑民，該墓地計分五條，每條據道廳發表葬二十人，每人一棺一穴，惟內有嬰孩二人，則合葬一棺，最前一條較短，據稱共爲九十五人，嗣又往被毀各商店巡視情形，至四時晤中華商會代表孟憲詩，王紫宸，張景賢，許維敏，中華料理同業公會代表王澤國，中華農會代表劉文智等，據稱現在僑民婦孺有數十人，願回中國，懇請設法，當經與官廳交涉備車送回安東，至收容所僑民亦作出所之準備，由華商特選定較大之僑商商店四處，分別收容，其餘僑民有仍回菜園耕作者，有歸國者，無業之人日方仍允供給食物，約計十日，如到時尚不能謀生，則暫由各處華商商會接濟，榮寶並於在東京時向華僑發起急賑，朝鮮被難僑民，業由大阪神戶等處捐給國幣萬餘元，現在各處尚在繼續籌募中，當可陸續匯至朝鮮，同時日鮮團體等亦有寄贈慰

間現金物品者，因係救濟性質，均經收受分配矣。嗣經鎮南浦徐隨領呈報日警察部長查明平壤華僑死一百〇八名，漢川三名，勝湖里一名。

仁川 七月三日午前二時，有鮮人數十名在仁川外里地方向華人理髮料理店等投石，打破玻璃及電燈泡等，及至天明，鮮人暴動風聲愈急，僑民紛向中國街避難，八時由仁川分事務所蔣主任到警署交涉制止，並一方報告總領館，至晚八時，鮮人忽羣集約有三千人，大舉暴動，全市頓形混亂，華僑男女均逃避，華商商店門窗被鮮人搗毀，警察不能制止，又由蔣主任與商會傅主席赴警署要求派警武裝出動，該署長以未奉道廳命令，未便照辦，後暴徒結隊復向中國街進攻，幸僑民共同協守，未能攻入，遂結隊退回，在沿途向華僑店鋪飛石亂擊，並分頭搶掠，是夜僑民雖受傷多人，尚無死亡，華商較大商店，亦尚無十分損失，至天明，暴徒雖散，而風聲仍緊，由仁川事務所電話總領事館，請向總督府要求加派武裝警察，同時又赴警署質問，午後張總領事到仁川視察，並往警署交涉，署長稱完全負責，追張總領事返京，是晚九時許，據報鮮人復在外里地方鳴鑼聚衆，集成五千人左右，大舉暴動，手持木棒鐵棍刀斧等，到處搜索擊毀，內外里方面所有華商商店，多被暴徒用貨物將門撞開，即以斧劈碎，割斷電話電線，搶掠撕毀貨物，拋棄街心，最後將布疋綢緞或繫樹幹，或繞電桿，警察無力保護，旋分事務所據報，急電張總領事，向總督府交涉，立派大隊軍警來仁援助，同時電知仁川警署，切實保護全府華僑生命財產，至五日上午三時，京城武裝警察及憲兵十七名趕到，警察亦服武裝，見形勢不佳，鳴空槍二響，

暴徒始退，至中國街警備森嚴，幸未衝入，查僑民被毆身死者，計連魁山李俊吉二名，重傷者盧煥信王有智二名，經送入醫院療治，一方急貨載貨汽車，將遠近僑民送中國街避難，計約一千五百人，另輕微傷者二十餘名，五日晚暴徒在中國街四周聚衆數千，希圖攻入，幸警察以馬隊衝散，乃至府外放火，被焚者二處，查分所及商會曾收容約至三千六百僑民，六日起漸見平靜，僑民紛紛乘華商利通號輪船日商共同丸歸國者，計達八千人，此次華僑直接損失，約在日金九萬左右，尚有間接損失，正在詳查中也。

京城 京城鮮人暴動，於七月三日午後十時左右發生，僑商處多有鮮人投石擊毀門窗玻璃等事，途遇華人，即施毆打，當由總領事館電話憲兵隊及各警署切實取締保護，四日未明，京城府內外華商農工人等紛來領事報告，各處暴動愈演愈烈，損害已不少，張總領事屢往總督府請速派武裝軍警保護，一方由中華商會及各團體代表分訪各機關各報館，請其緩和華鮮人情感，並由總領事函請朝鮮政務總監，迅籌萬全保護辦法，並酌派武裝軍警，其時華僑來館避難者已達千餘人，五日晨避難來館者絡繹不絕，是日星期，復由總領事館向總督府提出應急辦法四項，旋據電話復稱，京城內外鄉僻靜處華僑，可由警署送至總領事館暫避，各處警察已命充分戒備，京城華僑較多區域，已飭就地切實保護，總領事館當即通知中華商會，派汽車分往龍山麻浦等載運僑民來館，是日統計僑民避難人數已達二千數百人，六日張總領事往訪總督府警務局長，請通令各道，加派武裝軍警取締制止，旋該局長

來館答稱，已嚴命各道警察警備，是日華僑到館避難約三千六百人左右，七日又由各警署派警護送僑民到館避難者，亦有多起，截至是日前後，統計達三千六七百人，七八九日繼續由張總領往總督府交涉，詰問各地暴動尚在續發，據報僑民家產被毀者，有徐文昇等六十餘家，僑民被傷被毆者，有上緒吉等，百四十人左右，財物受損失者，有孫君集等二百四十餘人，京城府內外僑民其損失傷害之數，據前述報告，至為酷烈，至確實數目，正在詳細調查中。

釜山 自七月四日午前，駐釜山領館，因聞仁川京城發生鮮人暴動事，當日即與警署接洽防範，並於五六兩日要求警署道廳，電飭各郡警署竭力保護華僑，七日期鮮政務總監經釜山赴京城，由陳領事與總監面商嚴厲取締暴徒，總監答稱自應完全保護，至八日釜山風聲，亦甚緊張，各商店雖照常營業，惟市面各處華僑婦孺，均避難領館，數約六十餘人，是日中華商會玻璃窗被暴徒擊毀二面，晚間領館園內亦有小石投入，至夜九時，鮮人集衆領館左側空道，人數約三百餘，勢將進攻領館，時館外街上早已派警駐守，斷絕交通，天雨而鮮人仍不分散，嗣由署長親至領館指揮馬隊，向羣衆驅逐，惟鮮人竟向馬隊投石，該隊不支而退，情形危急，遂致電憲兵隊，旋由憲兵到場，鮮人始散去，時已深夜，九日晨三時，市內牧之島吳服僑商劉振年料理商孫振樹被暴徒三十餘人，投石擊毀門窗，並將店內貨物，悉數拋至街心，僑民奔避日人住宅，經警捕獲暴徒八名，拘往警署，僑民由警護送領館避難，是晚停業僑商難領館者約達一百六十餘人，十日晚領館右側街路鮮人續集衆六七百人，旋經憲兵驅散，十

一日形勢較平，經領館與道廳切商保護辦法，並決定恢復華僑營業日期，旋由道府各廳答稱，已嚴飭各處竭力取締暴徒，並召集各民間代表，轉諭鮮民，務須安分，十二日大致安穩，至避難領館商會及各商號華僑人數，男約三百二十餘人，女約六十餘人，至十五日晨，榮寶抵釜山視察，尚有少數人存留領館，開店營業者有四家，尚無事故發生，相約於次日無問題，即全體開店，照常營業，而釜山以外所轄各境，據各方報告，除慶北大浦里華商元生東門前貨物被毀外，其他各處祇擊碎玻璃，至華僑因毆致傷者計五人，直接重大損失，現正詳細調查。

元山 元山鮮人仇華暴動，係於七月四日夜發生，當事起之初，由楊副領事電請各道廳暨各郡警察認真保護華僑生命財產，一面通知僑民，至危急時可將財產交託警察，迅投元山，至六七等日情形緊迫，元山市內外華僑，搬至領館避難者，驟達千人，截至十四日止，收容人數達二千三百餘人，查僑民因鮮人暴動受傷較重者計二十一人，此外有被凶徒追襲阻河無路赴水溺斃擄獲尸身者，元山川內里各一人，此係元山之暴動經過情形也。

新義州 七月七日晚十時，鮮人暴動，聚集五六百人，襲擊真砂町華僑，幸各大商店事前得有消息，早已閉門，僅碎門窗玻璃，貨物未受損失，領館於事前經與道知事及警署交涉預防，及至發生暴動，即電知警署，派多數警察鎮壓，旋即散去，華僑均到領館，所有商會重要帳據，亦運至領館，八日晨，謠言更甚，暴動蜂起，行路華人受傷者頗多，朱領事因風聲緊急，即馳至道廳及警署協商，借用汽軍，將市外

僑民運至安全地方，一時來領館及商會避難者一千二百餘人，赴安東者三千五百餘人，又以領館及商會房屋狹小，復將老弱婦孺，送往安東，計六百餘人，安東縣政府商埠公安局總商會等，指定戲園二家，電影院三家，設立收容所五處，妥爲安置，是夜新義州領館及商會嚴重警備，僑民所遭商店空家，均有警察巡邏看守，商品家財，尙無重大損失，次日調查，受輕傷者十四人，此外，中之島於七日夜被暴徒擊破華商商店門窗玻璃木板者四家，惟東生福商店損失較重，約達百元，警官聞訊，出而彈壓，暴民又轉向市外襲擊荒川組工人宿舍，破門闖入將工人于福京胸脇毆傷致死，尙有五六名負傷者，凶手被捕，連同其他暴行者，共拘留四十六人，又有義州郡三成金礦會社工人，被暴徒毆死一人，其他地方，如雲山北鎮大榆洞宣川定州南市龜城楊市郭山博川寧邊義州等處華僑，亦有被毆受傷及商店被襲擊者，惟情節尙均不重也，查此次事變之發生，其直接原因，由於日本朝鮮各報，就萬寶山事件，捏造事實，擴大宣傳，對於朝鮮無知羣衆，肆行煽惑，仁川事變發生最早，即因京城朝鮮日報所發行之號外，謂萬寶山事件，中國與朝鮮人衝突之結果，朝鮮人被殺者數百名，（始則謂二百餘名，繼則以誤傳誤謂至八百餘名）以致羣情憤激，遂起暴動，我駐鮮各地領事，一經得信，立即要求該地官吏派警彈壓，並要求加派武裝軍警出動，而其時朝鮮總督及政務總監正當新舊更迭之際，總督府絕無負責之人，再四要求，不肯及時下令武裝或派憲兵制止，以致各地辦法參差，號令不一，而平壤地方遂成亙古未聞之慘殺，日政府無論如何辯解，決不能辭其責任，而朝鮮總督府及一般日本新聞，尙藉口於萬寶山事

件中國壓迫鮮農激成此舉，一似此次朝鮮暴動，其責任當由中國官吏負之者，其顛倒事實，實出情理之外，故欲研究此項事件責任之所在，第一，不可不精查萬寶山事件之真象，茲將在潘所查寶萬山事件始末摘要臚陳如左：

看了上文，當然會明白朝鮮案件的真相，以及和萬寶山案件的因果關係了。

中村案件 關於中村案件，是繼續朝鮮案件之后而發生的，八月間東京、大阪各報都有披露，最負責者自然要算日本參謀本部和關東司令部的全文了，茲特節錄如下：

〔一〕參謀本部部員陸軍步兵大尉中村震太郎（士官學校第三十一期陸大第四十期生，曾隸高田步兵聯隊，新瀉縣人）率領關東軍司令部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俄人西羅可夫及蒙古人一名，領得中國官場所發護照，以遊歷爲目的，於六月中旬由中東路西線博克圖站附近出發，經濟泌河上流地區札賚特府西方蘇鄂公府向洮南方面旅行，六月二十七日達洮索地方蘇鄂公府（民安鎮），即在該地飯店休息，進餐，該地奉軍與安屯擊隊第三團官兵受上司命令襲之，中村氏雖曾示以護照，終受拘禁，所攜護身手槍金錢物品皆被劫掠，以軍事偵探嫌疑於該團代理團長關玉衡及其他將校監視之下將一行四人全行槍斃，（團長趙冠伍時在奉天。）

〔二〕據當時目擊事實之人云，中村大尉曾謂日本陸軍何苦必要探察如斯不毛之地，且中日關係頗爲圓滿之際，毫無窺探無力屯墾軍之必要，終不爲蒙昧之彼等所信，大尉遂從容就死，中國

兵於其死後尙削去其耳鼻，切斷四肢，掙出口口，慘狀不忍卒睹。

(三)事後該地公爺府官及憲兵力圖消滅證據，乃於七月一日在東方山地中將屍身燒毀，並發緘口令，以防洩漏，對於親日之華人蒙人，加以壓迫，致私逃者密告於日本官憲，七月上旬以來，日方面極力調查，已知其真相，痛憤不止，將更徹底調查，提出抗議。

(四)查中國蹂躪日本正當權益，在洮索地方修築洮索鐵路，其延長達百八十華里，又深恐該地蒙古族苦中國官憲之抑壓，將行蠢動，依賴日本而搆事，猜嫉日本，蔑視日清通商航海條約正文，阻止日人之入境，遂有此舉動，而英美德等國工程司可以自由出入該地。

該地公安局長公然收賄，日人贈與少者則要求其離境，以威脅其生業，中國不僅不肯將該地開作市場，且會驅逐日本領事館之巡查，此爲人所周知之事實，何以言中日共存榮耶？

(五)公安屯墾隊共三團，以鄒作華爲督辦。自應以鎮壓土匪開發地方爲任務，而今竟爲匪賊所不敢爲之慘事，官憲又復予以庇護，如斯則日本內地居住之安全將由何人保障乎，對於此次之不祥事件，日本自不能默視，應報告中外，喚起朝野注意，訴諸世界萬國之正義，以責中國之無信，一面迅速澈底調查真相，以便解此案，此實急務中之急務也。

這公佈是真是假，中國方面尙在不可知之列。因爲(一)日本報紙披露中村大尉係由哈爾濱出發，而軍部又說是由中東路西線博克圖站出發，這是自相矛盾。(二)申報八月九日哈爾濱電，五月間

日領館曾送一名中村商業者遊歷東三省護照，請求鍾毓簽字，失蹤之中村，或即此人。而今日本方面又宣佈其爲現役軍人，這是令人懷疑之處。(三)公佈中說，日方極力調查，已知其真相，痛憤不止。而又說，「將更澈底調查，」這豈不是不會澈底明白真相嗎？這又是日本方面自己露出破綻之處。(四)六月二十七早槍斃的人，至七月一日才毀屍滅蹟，擱置四天，華兵雖愚，決不至此。這也是理由欠充足之處。……

然而不問他是否令人感到矛盾，懷疑，破綻，理由欠充足。可是中國方面，爲了避免紛糾起見，姑且擱下證據具在的萬寶山案件和朝鮮排華案件不提，而將屯墾軍第三團團長扣押，解往瀋陽審判，這本來足已平日本方面的情怒了。但日本方面却不能認爲滿意，認爲是不得了的事，認爲中國是一個最野蠻的國家，非將中國的「新軍閥」和「政治小兒」懲治不可。他們主張外交應當強硬，軍人尤其主張對中國宣戰，公開演講，報章登載，都是這樣的主張。甚至新聞記者，跑到中國東北視察之後，還更說出不堪入耳的話，

「從前中國人稱日本人爲「大人」，爲「老爺」，革命以後則稱爲「先生」，現在，在東北的華人，對於我們的日本國民，逕直稱之曰：「您！」即此一端，可以想見中國人反日情形之一般。」

中國的民衆看了之後，不知以爲可笑，仰係可恨？

跟蹤着這三種案件的後面，九月十八號的東北案件，便隨着爆發了。

牛欄屋裏的集會

周毓英

—— 革命的村第八篇 ——

晚飯以後，顧家莊上所有的夥計佃戶以至於做短工的，都得了消息，陸陸續續的來了。稅平是顧家莊上的土皇帝，提起他的名字，衆人都要談虎色變。今天聽到反對他的消息，衆人就像聽着一個神怪故事，都帶着恐怖的情緒，同時衆人受着報復心的驅使，又沒有一個不把反對稅平的事引爲自己的責任。驚黑堅決而沉默的臉上，都表現着緊張，興奮的精神。

阿生的老婆臨時知道消息，潛回老板家裏偷了一壺茶和幾支蠟燭頭來。

牛欄屋四角都點了支蠟燭，素來不點火的牛欄屋，頓時光輝滿室了。阿生的老婆提着茶壺，在人叢裏鑽來鑽去的招待人，嘴裏低喚着「誰喝茶啊？」

人越到越多，牛欄的橫木上坐滿了人，阿生的草房裏也擠滿着人了。大家怕給稅平知道，門門得實實的，有人進來才略略放開一點。牛房內的空氣本來臭得可以，現在擁擠着這樣多的人，空氣就更

臭得利害了。要不是鄉村的苦力們身體結實抵抗力強，怕早已昏倒幾個了。

阿生從外面招了人回來，看見屋內擁擠不堪，便叫了人把草蓆隔着的房間拆通，把木板床做着講台。

衆人等待了一刻，得方輕輕的拍着手跳到床上去說：

「現在，開會了。請大家注意秩序！」

得方的話一講出來，牛欄屋內連咳嗽的聲音都沒有了。靜得差不多一根針落下來，也可以聽見響聲的。

「呃！大家看推誰做主席？」得方在床上立了一下，再向衆人說。

「我的意見推建平做主席，不知道大家贊成不贊成？」樊大在衆人靜寂着的時候說。

樊大的話說了出來，得方還沒來得徵求衆人的同意，場內便嚷着一片贊和的聲音。近着建平的便擁建平上了講台。建平也沒有謙讓，順着衆人的手，一脚躍上去，定一下神，便笑着說：

「忽促之間，竟到了這許多人，差不多應該到的人通通都來了。今天我們開會的宗旨，想來大家心中都有些明白，沒有來這裏以前，先已知道了。現在簡略和各位朋友，各位大哥談談。——我們同樣是人，爲什麼夥計和老板的生活相差那樣遠？老板們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用好的，還要娶大老婆小老婆；夥計們却穿破的，吃粗的，住潮濕房子，連老婆也娶不起。我們有和全世界人過同等生活的權利，

不過舊社會形成的惡勢力，這種惡勢力把我們的權利剝奪了！於是我們的生活就和在地獄裏一樣了！這惡勢力是和強盜一樣，他們殘酷的劫奪行爲，成了他們的習慣，總認自己的行爲是合理的。並且這惡勢力的力量非常之大，是一種社會的力量，任何那一個人是沒有方法反抗的。現在我們正是處於這種惡勢力壓迫下面的人，我們的生活痛苦得不堪言狀，比起不勞而獲的稅平老板來，可說是天上地下。勞動者沒有團結，不過一羣牛罷了；稅平老板只要一條鐵鞭，就會打得我們伏伏貼貼。可是一有團體，他那條鐵鞭就沒有用處，鐵鞭會被我們打成粉碎。現在我們想成立一個夥計俱樂部，這個夥計俱樂部便是我們的團結，用這個團結求我們的利益，反抗惡勢力，只要團結堅強，我們一定勝利。

建平鼻子上的汗珠開始滾下來，聽衆的心房都別別的跳着了。擠在牛欄屋裏的人都是飽受過稅平的驚懼和壓迫的人，忍氣吞聲了幾十年，聽了建平的話，各人的眉毛都有些豎起着。

「……現在，有誰要講話的，就請自由走上台來講吧。」建平看看大家，退立在床的一邊。

第二個立到床上去的是全顧家莊都稱贊的一條牛，替稅平老板做了十幾年的老夥計阿生，阿生立在床上閉了閉眼睛，高聲說：

「各位大哥！你們都認識我的，我在稅平老板家幫了十六年長工，顧家莊上誰都稱贊我是個好夥計，說我前世欠了稅平老板的債，今生來做還債的牛，起初我也相信這句話，替老板做事越做越勤力越小心。現在我醒了，過去只是我奴性深重，甘心做牛，並不是真的前世欠了債，今生來還他。我本來

只想圖個溫飽。但事實上圖溫飽也是空望，吃的是粗飯臭湯，穿的就必談，冷起來做做生活出點汗就算溫，——阿生提一提身上的破棉襖的前襟說——這件破衣衫過了四個冬，當然就說不上溫的話！可是爲了溫飽兩個字，吃了十六年苦，受了十六年辱，生活還一點保障沒有。小老板強奸我的女兒，老板反而咬我一口，騙我全家去挨餓挨凍。各位看看吧，這樣做夥計不太危險了。橫豎不能夠溫飽，橫豎生活沒有保障，那爲什麼要忍苦受辱替稅平老板做十六年耕牛呢？我們把老板當做衣食父母，然而老板却把我們當耕牛都不如呢。死了耕牛，老板要花一筆銀洋去重買一頭來。死了夥計，關老板什麼事呢，門外有的是沒有田種的壯漢，要添夥計，只要露一點風聲，就螞蟻般擁上門來了。現在我覺醒了，我要和老板奮鬥，但一個夥計和一個鄉紳老板鬥，不夠老板抬抬手，便會打敗的。好在今天到會各位大哥，都和我同樣是受壓迫的人，都是爲着求溫飽而忍苦受辱的人，都是吃盡千辛萬苦而得不到溫飽的人，和我一樣的做着耕牛，在老板手裏等待溫飽，那就在老虎口等待骨頭，事實上決不會成功的。我們只有自己起來奮鬥。自己起來和虎狼的老板反抗，那樣我們的生活才會有靠山！我們自家沒有田種，替人家種田也得着公平的報償，我們是有充足的理由來和強盜老板們抗爭的！俱樂部這個團體，正是我們和老板奮鬥的團體。各位大哥們要憑義氣，憑熱血，把俱樂部鞏固起來，強大起來，夥計們除了充足的理由外，將又有充足的力量來和老板們抗爭……」

「好啊！阿生也說這樣話了！」到會的人大半是受過稅平的欺侮的，阿生的話把衆人鬱積了很

久的憤恨的烈火挑了起來，都齊聲的叫着。

「……各位大哥！阿生等大家靜些後，又繼續高聲把女兒被辱和自己受稅平的譴屈的情形說了一遍，最後喊着說：『現在，我還是忍氣吞聲，含垢忍辱的向老板陪一個小心，老着面皮把長工做下去呢？抑是搓搓手，和老板大鬧大罵一頓，再領着老婆和女兒走路呢？憑我個人的力量，我只有挨餓和受辱的兩條路好走，我要求各位大哥們的義氣，起來幫助我和稅平老板奮鬥，一方面也是爲大哥們自己的將來奮鬥呢！俱樂部如強固起來，我們做夥計的就都有出路了！』

「狗娘養的！該了幾文臭銅，竟無惡不作咧！」衆人齊聲對阿生表着同情，「阿生不應當退讓的，我們聯合起來打倒這狗娘養的！我們吃他的苦也夠了，現在大家應當聯合起打倒他，不再讓他做顧家莊的土皇帝……」

牛欄屋裏閃閃烈烈的討論了兩點鐘，夥計俱樂部是很順利的成功了。在長期壓迫下的人們，他們只是沒有方法起來反抗，假如有了反抗的方法，他們是用不着什麼計慮就會勇敢地站立起來的。

夥計俱樂部成立後，夥計們有和老板對抗的力量了。暫時夥計俱樂部還祕密着，但顧稅平家的老板和夥計的鬥爭是先行開始了。

第二天的早晨，夥計們在大廳上坐等了三點鐘光景，稅平的老婆才起身出來，看見夥計們這時

候都還沒有下田，她自然很吃驚的。夥計們見老板娘出來，都氣虎虎的坐着不理她，有的睜着眼睛怒視她一下。

「呃呢！稅平的老婆驚奇着叫了出來，『你們這時候還沒有下田嗎？』」

衆人都不理老板娘的話，靜寂了一下，還是建平開口說：

「我們因為有點事情，要和老板說明了才肯下田——請問老板娘，不曉得老板起身了沒有呢？我們想麻煩老板娘去通報一聲。」

聽了建平的話，老板娘立刻氣白了臉，憤憤地大聲罵着：

「有話什麼時候都好說，爲什麼要早晨不下田，坐在家裏等着說話呢——你們不好先下田，有話等晚上再說嗎？」

「嚇嚇，」建平冷笑了一聲，「大家決定了的事，老板娘跳腳罵人也沒有用。你要是高興，就請費心到老板面前通報一聲，否則我們就一直坐着等老板出來。」

「這笑話了，老板每天都要吃中飯的時候才起身，你們就坐等到吃中飯的時候下田嗎？」老板娘暴跳着了。

「那，那也沒有法子，……發發忽然插嘴說。

「你們見了鬼嗎？」老板娘發恨着罵。

「發怒也沒有用，依我的意見，假如老板娘高興，領我們的兩個代表到老板房裏去。事情解決了，我們馬上就下田。可不曉得老板娘願意不願意？」

稅平的老婆沉默了一下，恨聲說：

「好啊！那兩個大胆的代表跟我進去啊！」

稅平睡興正濃的時候，他的老婆滿臉通紅着衝進房裏，立在稅平的床面前高聲喊：

「養牛的爺，快起來吧。反了！九個夥計不下田，大清早起坐在廳堂裏，說要見老板，把話問明白了才下田哩！反了！」

稅平的老婆在床面前喊嚷了三四分鐘。稅平才被吵醒轉來，睡眼濛濛地沒聽清老婆的話，便揉着眼睛，探着頭恨恨地罵：

「我要睡得安穩，在城裏住幾天旅館，你又說我和混賬女人認識了。住在家裏，你看這樣大清早起，人家正想睡，你又來嘩啦嘩啦！」

這一下，稅平的老婆生氣了：

「你把耳朵伸長點聽我說話吧。做夢也想着城裏，城裏藏着狐狸精！——九個夥計都老爺般坐在廳堂裏，不肯下田做生活，說是有話要和老板講個明白。田也種不成了，還要住城裏住鄉下，討狐狸精，睡在床上做好夢！我是你討厭的老家主婆，又不是你的死討頭。無緣無故來嘩啦嘩啦吵你做什麼。」

夥計要等你的話才肯下田，我可以不叫你嗎？他們還推了兩個代表進來了呢。」

聽說夥計們都不下田，稅平才驚奇着，翻過身來，臉向着外面說：

「不要囉嗦了。他們說有什麼事情呢？」

「沒告訴我，說要見你有話說，講明白了才肯下田的！」

「那兩個代表？」

「得方和發發，現在他們在房門口等你。」

「叫他們進來！——混蛋們也鬧什麼把戲起來了。吃了幾天飽飯，又作賤了。」

稅平的老婆向房門口招招手，得方和發發便走進去，立在稅平的床面前。稅平閉着眼睛養神，他

的老婆頭伸到他面前告訴：

「他們來了，你自己問吧。」

稅平裝作沒有聽到般不搭理，安祥自隨地又像睡着了。稅平的老婆便對兩個代表說：

「老板在這裏，有話說罷。」

「老老老老板發發舌頭期的叫了一聲，手撐着腰，離床四五步路和得方並立着。

「唔！做什麼？大清早起的，生活不去做。大家坐在廳堂裏等什麼？」稅平慢慢的把身體翻動着，眼

睛半開半閉的看看發發。

「他們推舉我們兩個做代表，來向老板問幾句話。」

「問什麼？」稅平睜眼看看得方，「種種田，給人家幫長工罷咧。也學着推舉代表，問老板的話咧。」發發看老板這不冷不熱的樣子，氣得滿臉通紅了。

「老老老板要要要這樣說，我們就就不做生活了。」

「推代表，也推個會說話的人來纔對！怎麼把這期期的人來問我的話，和我開開玩笑嗎？」稅平看着得方冷笑，「你看他（發發）連話都說不齊全，就來當代表了。」

「老板不必這樣說，我們做代表。不過傳達意思。又不是叫我們來和老板辯論的。」得方反駁老板的話。「何況老板做過官，見過大世面，衙門裏，也走出走進，誰辯得過老板呢？不要說發發，就是口齒再靈利些，到了這樣大氣派的老板面前，也要變成啞吧的。」

這幾句話，把稅平半開着的眼睛激得睜大着了，

「你們大清早起來嘔我嗎？」

稅平說着坐起來，他的老婆給他把狐皮袍子披在肩上。

「老板少調笑夥計幾句已是寬宏慈悲咧，誰敢嘔老板！老板問我們的來意好了，何必先大舌頭小舌頭的來謝笑人呢？」

「好好好，我錯，我錯，現在做夥計的都要見過老板了。」老板說着話去拿水烟袋，他的老婆替他

點了火。

「爲什麼不下田做生活去呢？」稅平抽足了第一筒水烟，抬起頭來問。

「就是阿生哥的事情，我們大家說要向老板得到一個明白的答復……」

得方還沒有說完，稅平搶着上頭說：

「阿生的事情嗎？好好！我不追究他罷了。他去教訓教訓斐丫頭，叫她以後不要再勾引銀銀就好了。我待夥計，是再寬恕沒有的。那天要趕他走，只是他自己先要挾，其實我那裏忍心趕幫了我十六年的老夥計。」

「我告訴老板。」得方停了一下說，「大家議定了幾個條件，要老板承認。」

「呢！」稅平聽到條件，吃了一驚，又說，「好好，你先把條件講一遍給我聽聽。」

發發搶着說：

「這這這這裏有要求書。」

發發說着話，很迅速的從破棉襖袋裏抽出那張寫好的條件，放在稅平手裏。

稅平放下了水烟袋，把要求書攤開來看，先笑了笑說：

「你們倒會小戲大做。吃了飯怕沒有事情做，也要提些什麼條件了呢。」

條件一共寫着五條——

一，稅平須當衆向阿生道歉，保證銀銀以後不再欺侮斐丫頭。

二，不許辱罵夥計。

三，夥計須在家裏吃飯。

四，夥計飯菜，每餐一湯三素，逢五逢十吃肉。不吃不合衛生的餿臭飯菜。

五，一律加年薪六元。

稅平看完了條件，冷笑着說：

「哼哼，好利害的條件！哼哼！」

又問說：

「你們提了條件怎麼樣？」

「要要要老板承認！」

「不承認呢？」

「我我我們就不做生活。」

「不做生活就走好了，我的田讓牠荒廢吧。」稅平說着話，把要求書丟在地板上。

發發睜大着眼睛向稅平滑溜滑溜看，張着口一時說不出話來。

「滾出去。」稅平恨恨地說，「笑話咧！夥計對老板也要提條件，那末老板對夥計又提什麼呢。從

來只聽見老板對夥計有限制，却沒有聽見過夥計可以對老板講條件。這麼多的條件，而且是這麼苦的條件，要聽了你們的條件，那我種田竟是爲你們了。你們把這些條件帶回家裏去講吧，我這裏倒不怕沒有人做生活！」

得方把地板上的請求書拾起來壓在稅平床面前的台上，拉着發發走出去。

得方和發發回到了廳堂裏，把剛纔接見稅平的情形向大家報告完畢，內室裏又有老板娘的叫聲傳出來。

「老爺叫阿生進來說話呢。」

阿生裝做不聽見。建平說，

「阿生哥就進去也不要緊，難道到了現在還怕老板不成。你不高興和他多談話，只問他承認不承認我們的條件就好了。」

「怕他怎麼呢？我只恨他，恨死他！」

「既是恨他，你就照着恨的話回答他好了。」

得方又自告奮勇的立起來，

「我同阿生哥進去吧，也壯着阿生的膽，假使阿生有時話說窮了，我好帮他。」

「那也好的。但千萬不要和老板多說話，叫他承認條件好了。」建平說，

得方跟在阿生背後跨進了稅平的房門。稅平先看見阿生進來，笑盈盈的預備招呼阿生坐。但話還沒出口，又看見得方跟了進來，便馬上放下臉，暴躁地罵了！

「我和阿生談幾句話，也要你來監視嗎？我曉得這次事情又是你煽動起來的。你在上海做幾年工，什麼都沒有學到，就是搗亂的本領却學得十分精進了。」

阿生聽稅平罵得方，沈着的臉色帶了些怒氣說：

「老板不要那樣乾火，見了人就瞎罵。得方並不是自己要來，是我怕受你的晦氣，要他伴我來的。我們大家都是很公直的人，有話儘可正大光明的說，怕誰監視呢？你不是叫我來串通了去犯罪啊！」

得方微微冷笑了一下，自顧在床前選了個座位坐了下來。阿生坐在得方近傍。

稅平把自己的水烟袋捧給阿生抽，阿生竟不去接，拿下自己腰帶上的短竹烟管，又在懷裏拿出黃烟盒子，拒絕稅平的水烟袋。

「你抽你的，我有旱烟管！」

稅平看阿生點着了旱烟管，在氣虎虎的開始抽起烟來，笑嘻嘻的說：

「前天的事情是我一時不適意，對你過分了幾句，你就作真了。其實你幫了我十六年，再忠實沒有的老夥計，我不種田就罷咧，要種田少得了你嗎？你快不要認真，看十六年的老賓主面上，仍舊帶着大家下田做生活去吧。」

阿生搖搖頭，粗暴的聲音回答稅平：

「老板咧！現在我醒了，你還灌這些迷湯有什麼用？你說前天不滿意才罵我，但過去你罵我的不止幾千幾百次，難道也都是不適意嗎？做了十六年老夥計，老板就少不了我，這明明是騙我的話。要是在前天，這話或許還能騙住我。但現在我覺悟了，幫長工種田又不是什麼高貴技藝，誰都會種田的，你想着要換一個，誰能禁止你呢。再加我過去一次一次的受你不知多少的辱罵和欺侮，你又如何解釋呢？事情到了現在，無容解釋了，越解釋，我就越覺得老板的虛偽，惡感也越深。剛才的五條條件是我們大家通過的，你老老實實說聲承認或不承認吧，你要是不承認，大家只能不做生活，靜待解決。」

阿生說着，生着氣跑出臥室來。得方跟着出來踏在戶階上笑着說：

「痛快直捷承認了，不便宜得多嗎？」

阿生和得方離了房門三四步以後，聽得見稅平在房裏冷笑：

「哼哼！夥計兇到老板頭上來了！哼哼！哼哼！」

決 鬥 (完)

瑞典斯特林堡作
查理斯譯

養病院建立了；他是董事之一。

她在董事會裏，掌握了一切。她管理了六個月，她感到對於療養很有把握，自己便出去看看病人，並且指點他們。

「這容易得很。」她說。

有一次家醫鬧了一個錯，她立刻就不相信他。又有一次她自己很自負的乘醫生不在的時候替病人開了藥方。病人照方備藥，吃下去，死了。

因此她不能不另謀活動的中心。但是這事會擾亂了她心中的靜穩。同時又生了第二個孩子，越發使她不安，後來事情益糟，死人的消息傳遍了全城。

夫妻的關係是很暗淡，從來沒有一些愛情。健康有力的本能是沒有的；剩下來了的只有一段不愉快的私姘，建設在自私的友誼之不可確的算盤上。

她於發現自己當初妄想以為負有較高的使命實在是錯誤之後，她從來沒有吐露過她的苦衷，

只讓她的丈夫爲了這事而受苦。

她的健康壞了；胃口不好，不肯外出。漸漸消瘦，似乎是患長期的咳症。丈夫每次想使她有醫學檢查，但是醫生們看不出她的病源，後來他聽慣了她常說的病症，他不理了。

「我知道有一個病妻是不愉快的，」她說。

他心裏承認這一定是不愉快；縱令他愛她，他便沒有感覺到，也不這樣的承認了。

她消瘦得可怕，他不能不理，他只好允許她的提議，向一位有名教授請教了。

阿德蘭被名家檢查。「你病了幾久？」他問。

「我離開鄉間便沒有健康過，」她回答。「我是生長鄉間的。」

「你到城中就不好了麼？」

「好？誰管我好不好？」她臉上現出一種神情，不容疑的：他是一位犧牲家。

「你感到鄉間空氣對你好不好？」教授問。

「老實說，只有這一件可以救我的命。」

「那末，你爲什麼不住在鄉間？」

「我的丈夫不能爲我的原因而離開職業。」

「他有一個富妻，我們有許多律師。」

「那末你覺得我們應該住在鄉間麼？」

「當然，假使你覺得這樣對於你有益。你患的不是什麼生理上的病，不過你的神經有點錯亂；鄉間空氣定會使你有益的。」

阿德蘭回到家中，頗為喪氣。

「怎樣？」

「教授說她一定要死的，假使她仍住在城中。」

律師很為難，事實明顯得很，他之所以感到不快，是由于他將因此而拋棄職業，於是她便說，這足可以憑明她的健康問題，對於她是沒有什麼要緊的。

「什麼？他不相信這是性命交關的一件事麼？他不以為教授比他明白得多麼？他就由她去死麼？」

他不是由她去死。他在鄉間買了一塊田產，雇了一個人管理。

因為有縣長和地方審判官住在那裏，所以律師沒有什麼事做。他感到一天又長又不愉快。他的入款隨着職業停止，不能不靠着妻的錢過活。頭六月中，他讀了不少書，玩“Fortuna”，再過六個月，他不讀，因為沒有多大用處。再過六個月他做點針線自己玩玩。

他的妻在田間消磨她的光陰，捲起她的裙子到膝上到牛棚裏去。她很憐回到房中，滿身是牛糞味。她覺得精神已好，指揮工人做事，她心裏很平安，因為她生在鄉間，她是知道要怎樣幹的。

丈夫抱怨沒有事做時，她向他發笑。

「在家裏尋點事做。在這樣的家裏誰也不必閒懶。」

他願意說出他是要在外面尋點事做，但他沒有勇氣。

他只是吃，睡，散步。假使他走進穀倉或牛棚，他的妻總說他阻止着的要罵他。

有一天他比平常多抱怨的說了幾句，因為看護沒有看看孩子，孩子們亂跑着，她說了：

「那末你爲什麼不看孩子呢？你也有事做呵。」

他呆望着，她說的是真的麼？

「爲什麼他就不能以看孩子呢？她的提議有什麼奇怪沒有？」

他細想着，感到並不奇怪。於是他天天帶着孩子們出去玩玩。

有一早晨，他預備要出去，但孩子們的衣服沒有穿好。律師怒了，去向他的妻抱怨；他是怕僕人的。

「爲什麼孩子們的衣服沒有穿好？」他問。

「因爲瑪麗忙着做別的事。你爲什麼不替孩子們穿起來呢？你沒有旁的事做。你以爲給你的自

己孩子們穿衣服是失身分麼？」

他想了一想，感到沒有什麼失身分。他於是給孩子們穿了。

有一天他想帶着槍出去，雖然他沒有射過什麼。

他回來的時候，碰見了他的妻。

「你今天爲什麼不帶孩子們出去散步？」她尖刻的申斥地問。

「因爲我今天不想帶他們。」

「你不想你以爲我整天的願意在穀倉或牛棚裏工作麼？一個人每天應要做一點有用的事，雖然自己已不願意做。」

「你的意思以爲這樣纔可以付掉自己的膳費麼？」

「你以爲這樣解釋也可以！我如果像你是一個男人，整天不做事，每日躺在沙發上，我感到可恥。」

他真可恥，此後他做了孩子的看護。從來沒有什麼不盡責的。他不感到有什麼難堪，但他不快樂的。他想這事總有不對的地方，但他的妻是要貫徹她的主張。

她坐在公事房裏，會見那些管理田產的人；她在倉房裏站着，給鄉人量穀。來到這田產的，人人都打聽女主人，沒有想見男主人。

有一天他帶了孩子走過一塊田地，許多牛正在那裏喫草。他想讓孩子們看看母牛，把孩子們帶了過去。忽然牛羣背後閃出一條黑頭，瞪眼望着他們，低聲地叫。

律師抱起了孩子向籬門跑開。把孩子們抱了過去，自己也想跑過，但牽扯在籬巴之上，看見外面

有些女人，他喊：

「牡牛！牡牛！」

女人們只有發笑，把孩子們從溝中救起，衣服上完全是泥。

「你們沒有看見牡牛麼？」他大叫。

「不是牡牛，先生，」年長的女人說，「牡牛早在兩星期前殺死。」

他回到家，又憤怒又慚愧，向着他的妻怨着那些女人。她只是發笑。

午後夫妻在客廳閒坐，忽聞敲門之聲。

「進來！」他喊。

他看見避牛的女人們裏的一個，走了進來，手裏拿着律師的金鍊。

「我想這是你的吧，太太，」她遲疑地說。

阿德蘭先看婦人，隨後看着她的丈夫。他的丈夫瞪着兩隻大眼呆望着金鍊。

「不是，這是男主人的，」她說，接過了金鍊。「謝你！你的男主人會給你一點報酬的。」

他坐着，一點不動，臉色有些發白。

「我沒有錢，問我的妻要點錢。」他說時把頸鍊拿了過來。

阿德蘭從她的大袋裏掏出一個金幣，遞給了婦人，她走了，很明顯的，她不明白這一點。

「你可以不這樣的羞辱我！」他說，他的聲音帶着苦痛的悲愴。

「你沒有男人氣概，把你的言行的責任放在你自己的肩上麼？你戴着我贈你的東西，你覺得可恥，但你希望我戴着你的麼？這是一個懦夫！你以為是一個男人！」

從此以後，律師沒有安寧，他跑到那裏，便遇着痛哭的臉，農工和女僕躲在隱避的角上看他走過，便喊「牡牛！牡牛！」

阿德蘭要看拍賣，要去一個禮拜。她請她的丈夫要她走後管理着僕人。

第一天廚中要錢買糖和咖啡。他把錢給了她。過了三天，她又來要錢買同樣的東西。他表示驚奇，她這樣快的把錢用得精光了。

「我不是爲了錢而爲了我自己，」她說，「女主人是不在乎的。」

他又給了她錢。但是，自己疑心或有錯誤，他便把她的妻的眼簿翻開，一行一行地加了起來。

他得了奇異的結果。他把每月鎊數加了起來，數目是不對的。

他繼續檢查她的眼目，結果完全一樣。他將總眼簿拿來一看，大的數目暫且不論，加法上便有不少愚蠢的錯誤。很明顯的，他的妻不懂得量數或零數。這種空前的僕人蒙騙一定會引到毀滅。

他的妻回來了。她細細的述說拍賣經過之後，他咳嗽一聲，正想要講他的話，他的妻好像料想到他要說些什麼。

「你以為僕人們怎樣？」

「啊，好嘛，我知道僕人們一定是蒙騙你的。」

「對我？」

「對了；例如買咖啡和糖的錢就太大了。」

「你為什麼知道？」

「我在你的賬簿中看出來的。」

「原來這樣！你偷看了我的賬簿麼？」

「偷看你的賬簿？不是，我只想核對你的……」

「你管什麼？」

「我發現你記賬毫不明瞭量和零數。」

「什麼？你以為我不懂？」

「你不懂！所以我們的產業就為之動搖。你的賬簿全是一團糟，老女人！」

「我的賬簿是我自己用的，與別人毫無關係。」

「不正確的賬簿是要受法律的懲罰的；你也許不致于，我就許不免！」

「法律？我是不管什麼法律的！」

「我敢說！但是我們將要墮入法網，若不是你大概就是我了！將來我自己記賬吧。」

「我們可以雇一個人來做。」

「不必，我沒有別的事做。」

問題就這樣地解決。

丈夫坐在公事桌前，人們都來會他，於是妻對於耕田養牛的事便立刻地喪失了興趣。發生了劇烈的反對；她不再照護牛犢，只留在屎裏。她坐在那裏，思想新的策略。

但是丈夫在生活開始了一個活動的把握。他對於田產發生濃厚的興趣，喚醒了衆人。現在是他握着轡繩，主持一切；由他發令，由他付款了。

有一天，他的妻走進公事房，向他要一千金幣買一架鋼琴。

「你想什麼？」丈夫說，「我們正要改造牛棚！我們沒有力量買鋼琴。」

「你是什麼意思？」她答。「我們爲什麼沒有力量？我的錢不夠麼！」

「你的錢？」

「是，我的錢，我的牲畜。」

「那已成了家庭之產。」

「那就是你的麼？」

「不是家庭的。家庭是一個小團體，只有這種團體能有公共財產，而這種財產照例是由丈夫掌
握着的。」

「你爲什麼要丈夫掌握，而不要妻呢？」

「因爲丈夫既不生孩子，所以他有多點的功夫。」

「爲什麼不兩人合管呢？」

「合股公司總有一個總經理，就是同樣的理由。假使妻也要來管理，那末孩子們也可以亦求同
樣的權利，因爲也是他們的財產。」

「這是強詞奪理。我要得你的允許用我自己的錢買鋼琴，我以爲是難堪的。」

「那已不是你的錢了。」

「是你的麼？」

「不，也不是我的，是家庭的。你說你「要得我的允許」，你便錯了；不過你却是在應當和家主商量
目前經濟狀況能否由你用巨款做爲奢侈費麼？」

「你以爲鋼琴是奢侈麼？」

「已有一架舊鋼琴，再買一架新的，那就算是奢侈。我們的情形不好，所以目前不能由你去買，但
是我個人可以或願意不反對。」

「用一千金幣總不致於破產。」

「在不相當時，欠一千金幣，便是破產的初步。」

「你的意思是拒絕我買一架鋼琴麼？」

「我不願意的這樣說。不安定的現狀……」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才有一天，妻自己管自己的事，而不必求丈夫呢？」

「等到她自己工作時。你的錢是由你父親掙扎出來的，一個男人掙扎出來的，世界上的財富全是男人掙扎出來的；所有姊妹便該比弟兄少承繼財產，尤其是弟兄生來就有養活女人的責任，姊妹將來無需養活男人。你懂麼？」

「你以為這是公理？你能忠實地說麼？我們不應該分享麼？」

「不，不一定。一個人要挾着境遇和優點而分享。躺在草上看工匠造房的那個閒人，應該比工匠少分享。」

「你是暗指我懶麼？」

「哼！我倒不願提這件事。不過我從前躺在沙發上讀書的時候，你總以為我是遊手好閒，我記得你會很直爽的說過這樣的話。」

「但是我倒怎麼辦呢？」

「帶孩子出去玩玩吧。」

「我不是生來看孩子的。」

「不過我當次曾經幹過這事。我告訴你，一個女人若是說他生來不是看孩子的，她便不是一個女人。不過因此她却也不能變爲一個男人。那末，他是什麼東西？」

「你該羞死，你這樣的說你的孩子的母親！」

「一個男人若是無法對付一個女人，世人當把他認爲什麼？那不是一件醜事！」

「我不高興再聽你的話。」

她離開他，躺到自己的屋裏。

她病了，醫生，最神通廣大的人，在牧師不能再管靈魂的時候便來管人的身體，他說鄉間空氣與
—— 寂寥是很有害的。

他們不得已又回到城市，妻纔得到了正當的醫藥的調養。

城市對他的健康有很好的影響，陋巷的空氣使她的腮上也有點顏色了。

律師執行他的職務，於是夫妻的脾氣既不能調和，彼此地都得到了安全的保障了。

編 後

統 英

月刊出了第七期，現在第八期的稿子又編完了。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但如能以刻苦堅毅奮鬥的精神去做，則不如意中，總多少也有些差強人意。月刊的沒有中途夭折，並且又得到多數讀者的幫助和獎掖，這在我們的疲勞的工作上，正可以說是一條督策的鞭子。我們曾接到讀者的幾百封來信，有的願意公表，有的要求回信，但我們因為人少事繁，熱情的書信都被擱置了，這真是我們對不住讀者的地方。好在幾百封來信之中，多數是對法西斯蒂及本刊表同情，這些信公表不公表沒有多大關係；少數是要我們指示工作和努力方針，但這也決非一封信所能答復得盡，我們相信讀了本刊之後多少總能得到若干了解，所以個別的信就痛快不答復了。此外又有些人來信詢問組織，這又是事實上難於答復的問題，總之，我們對於許多讀者的來信擱置不復，我們應該深深的謝罪，但我們也希望熱心的讀者能夠了解我們不復的原因。

* * * * *

又月刊在某刊物上揭出的廣告，說是要改版式，並擴充內容，這本是我們這些初出山的毛頭小

夥子不自量力而提出來的一個希望，不幸這個希望竟未能成爲事實。讀者也許要認爲這是廣告術的吹牛吧，但事實上我們並不是想吹牛，起初我們是因爲月刊的銷路逐漸增加，收入較多，我們以爲應該隨着收入的增加而擴大篇幅，方纔對得住讀者。可是後來仔細計算下來，這個奢願竟是暫時還不能成功，只好等到月刊出滿了一年的時候再說了。

本期的文章，除小說外，多數還是討論法西斯蒂問題的。只有盛凌君的『九一八事變的前夜』，本擬作本刊第七期九一八兩週年紀念之用，但因作者交稿過遲，未及發排，只好緩到本期登出來了。同時還有一篇『九一八事變追紀』亦擬留待第九期發表。九一八事變終是中國民族的一個痛瘡，我們不要以爲這問題已是明日黃花，實際上這痛瘡我們是永久不能消滅的啊。

國 際 週 報

第五卷 第五號

俄意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鄧季雨

日本經濟能否繼續維持其侵略政策……李文顯

世界經濟會議中蘇俄外交之活躍……陳次溥

國家主義是美國的出路嗎……葉祥法

關於巴爾波航空上將……王伯祥

國際時事

本報每份定價大洋五分

半年連郵費一元一角

全年 二元二角

(郵票代銀九五折)

社址南京湖南路五十號訂閱者

請直接向本社函洽

青 年 與 戰 爭

第九期、第十期 專告書 目錄

本刊書告

告青年書

告軍人書

告農人書

告工人書

告商人書

告婦女書

論 著

戰爭論……劉如水

法西斯主義的國際化……黎式隣

自由與束縛……何柏言譯

力的音樂……郭 蠡

叛變……楊家英

價目 每份大洋五分

半年大洋一元

全年一元八角

地址南昌中山路一四九之三號

青年與戰爭社

本 刊 半 價 徵 求 紀 念 定 戶

!!! 止 截 底 月 十

凡在十月底以前，定閱本刊全年，即一卷共十二期者。無論從何期起，概只收洋壹元，郵費在內，（半年不定），外埠以郵戳為憑。今離截止之期已近，愛讀本刊者，請即乘機預定，幸勿失之交臂也。

社會主義月刊

第一卷第八期
本期每册售銀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社會主義學會

發行人

顧修堅

發行所

上海赫德路元福里二八二號
上海赫德路元福里二八二號
上海白克路八十八號

總代售處

新光書局
電話九二二八六號

經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外埠經售處

北京 杭州 武漢 太原 昆明 廣州 汕頭

南京 常州 封原 明門 錫江 鎮江

新新 佩新 維新 百和 預新 覺新 文生 三教 鎮大

生生 文生 生文 書文 郵文 圖書 支書 管支

命命 新新 城新 莊新 民新 活新 局支 同店

前途雜誌

【刊月】
農村經濟特刊
第一卷第九號
要目如下

前途論壇
黃河水患(炳)
美日備戰(睿)
法佔九島(黎)
劉炳黎
農村復興的意義
剝削關係與農村經濟
孫伯馨
宋代的契賦
耕者有其賦
小林四郎
復興農村與田賦問題
鄒通
日本農業恐慌及其實質的解剖
黃有秋
非常態的中國農村衰落與復興的先
阮有秋
決問題
白瑜
商業高利貸宰割下之中國農村金融
馮和法
中國農村經濟解體的過程
李崇厚
復興農村的管見
余文偉

農村復興政策初步研究報告(附錄) 章鵬若
中國農工人員應有的兩種精神訓練 賀君山
革命主義下之桑迪加 剛恆毅
法西斯主義之政治與社會理論 墨索里尼
德國政局之發展 樊仲雲
美國復興實業運動之面面觀 張一凡
斯文的呼吸(小說) 何水寒
廬山遊記(隨筆) 甘永柏
希望(詩) 元
價目 零售兩角 本期零售三角 預定全年(十二册)二元 半年(六册)一元
編輯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前途雜誌社
(郵費在內)

異軍突起
之大日報
敏捷而忠
實之夕刊
小朋友們
之好報紙
民衆化之
小冊讀物

晨報 新夜報 兒童晨報 家庭文庫

材料最富
編制最精
消息最靈
記載最詳
文字最淺
趣味最濃
搜羅最廣
定價最低

發行處

上海山東路
第二八〇號

晨報社

進展月刊

二期九卷要目

▲法西斯蒂研究專號▼
法西斯蒂政治論……………宗流
法西斯蒂經濟學……………向權
法西斯蒂與中國目前政治…王介民
風靡世界的法西斯蒂…………魏新
怎麼建立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白棟
介紹法西斯蒂黨的黨章與政綱……………每木

零售：每册一角
預定：全年一元二角
預定處：北平進展月刊社